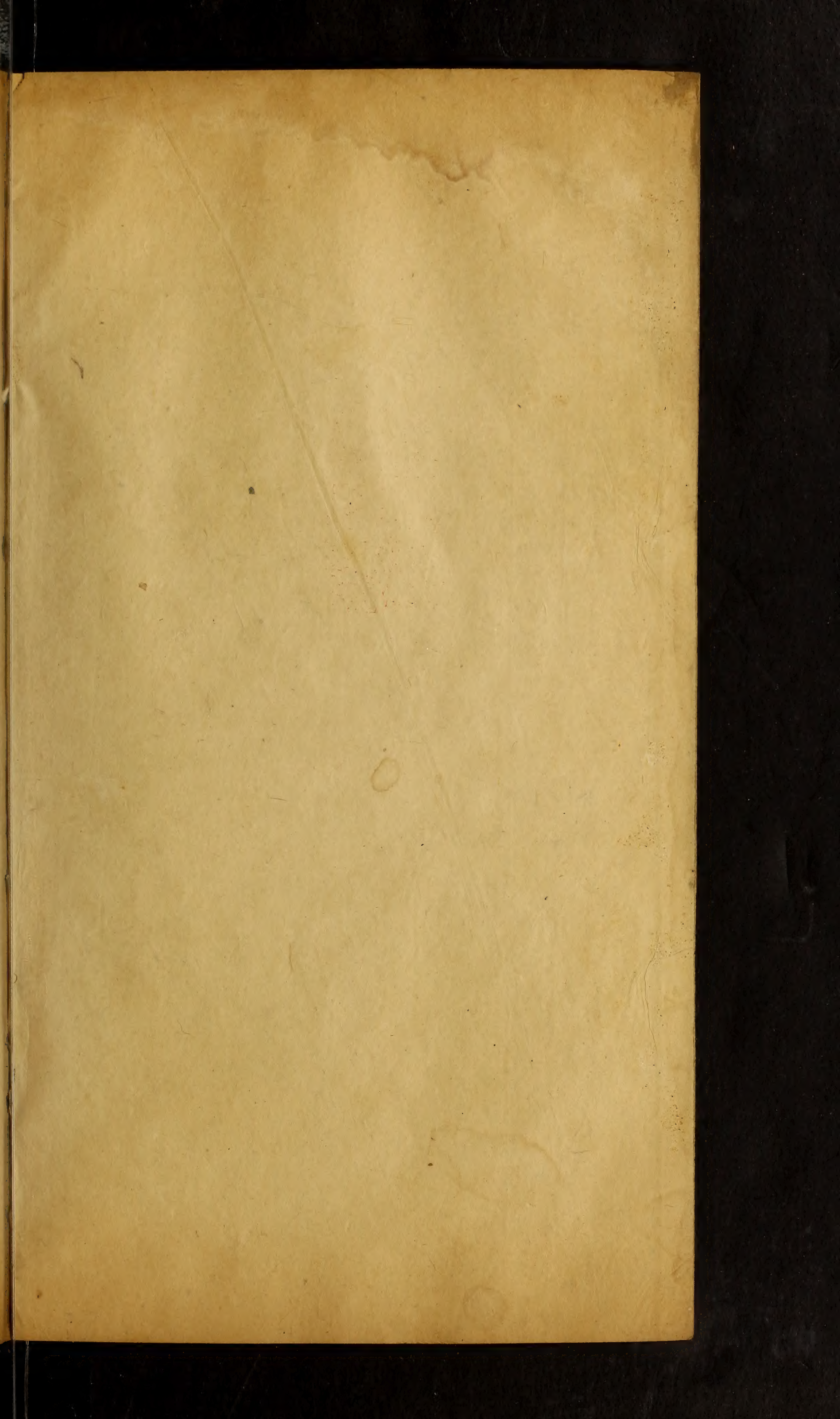


立嫡何事賴宦官一言而定欲不致幸蜀之變靈武之逼得乎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五

唐

元宗明皇帝

戊寅開元二十六年。春。正月。令天下州縣里。皆置學。

夏。六月。立忠王璵為皇太子。改名亨。先更名紹。又更名亨。

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孝謹好學。意欲立之。猶豫不決。常忽忽不樂。高力士請其故。上曰。汝揣我何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耶。上曰。然。對曰。但推長而立。誰復敢爭。上曰。汝言是也。由是遂定。璵將受冊命。儀注有中嚴外辦。及絳紗袍。璵嫌與至尊同稱。表請易之。于是停中嚴。改外辦曰備。易絳紗袍為朱明服。故事。太子乘輅至殿門。至是。璵不就輅。步而入。中嚴外辦。唐書禮樂志。皇帝大祀致齋。晝漏上水一刻。侍中版奏。

請中嚴諸衛入陳殿庭文武五品以上位二刻侍中版奏外辦受朝日同皇太子亦中嚴外辦左庶子版奏絳紗袍車服志皇帝冠通天冠服絳紗袍冬至受朝賀祭還燕羣臣養老之服也皇太子冠遠遊冠服絳紗袍謁朝還宮元日朔日入朝釋奠之服也

突騎施殺其可汗蘇祿

初蘇祿廉儉攻戰所得悉與諸部分之由是衆樂爲用既尚唐公主帝以西突厥降王阿史那懷道之女爲交河公主妻蘇祿突厥吐蕃亦各以女妻之用度寖廣所得不復更分由是諸部離心酋長莫賀達干夜襲蘇祿殺之都摩度立蘇祿之子骨啜爲吐火仙可汗收其餘衆居碎葉城吐火仙與莫賀達干相攻莫賀達干遣使告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明年秋嘉運擊吐火仙擒之並取交河公主而還

九月丙申朔日食

冊南詔爲雲南王

南詔之先本哀牢夷。烏蠻別種。哀牢注見前。地居姚州。唐置。今爲姚安府治。西東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曰蒙嶲。曰越析。曰浪穹。曰邆睒。曰施浪。曰蒙舍。蒙嶲古爲嶲昆明。漢置嶲唐縣。晉以後沒于蠻。地在今大理府雲龍州。越析。唐初置州。後爲蠻所居。亦曰磨些。今麗江府是。浪穹。今大理府浪穹縣是。邆睒。今大理府鄧川州是。施浪。居矣苴和城。在今浪穹縣。蒙次和山下。蒙舍。亦名陽瓜州。今雲南蒙化府是。考通鑑。蒙嶲邆睒。施浪。三詔。作蒙越樣備越澹。今從唐書。莫能相一。歷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至皮邏閣始彊大。高宗時。蒙舍細奴邏初入朝。細奴邏生邏盛。邏盛生盛邏皮。盛邏皮生皮邏閣。而五詔微弱。乃賂劍南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爲一。朝廷許之。賜名歸義。于是以兵威脅服羣蠻。遂破吐蕃。徙居太和城。在今大理府太和縣南。名太和村。城址尚

存。卒爲邊患。胡三省曰。南詔自此始。

己卯二十七年夏六月。貶張守珪爲括州刺史。

幽州將趙堪白眞陀羅。矯節度使張守珪之命。使平盧軍使烏知義邀叛奚餘黨。知義不從。白眞陀羅矯稱制指以迫之。知義出師。與奚遇。先勝後敗。守珪掩其敗狀。以克獲聞。事頗泄。上令內謁者監內官。掌內傳宣。及諸親命婦朝會之籍。牛仙童往察之。守珪重賂仙童。歸罪于白眞陀羅。逼令縊死。衆宦官疾仙童。發其事。上怒杖殺之。守珪坐貶。已而守珪疽發背死。

秋八月。追諡孔子爲文宣王。

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

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宮懸。贈弟子爲公侯伯。

冬。十二月。更定禘祫之制。

初。睿宗喪既除。祫于太廟。自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是歲夏既禘。冬又當祫。太常以爲祭數則黷。請停祫祭。自是通計五年一禘一祫。從之。

庚辰二十八年。春正月。荆州長史張九齡卒。

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然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讀曰否。及是以病卒。

三月。丁亥朔。日食。

立那史那昕爲十姓可汗。十姓即西突厥十部。具見前。

突騎施吐火仙既被擒。詔立那史那懷道之子昕爲十

姓可汗莫賀達干聞之怒曰平蘇祿我功也今立昕謂何遂誘諸部以叛詔蓋嘉運招諭以莫賀達干爲突騎施可汗已而昕竟爲莫賀達干所殺西突厥遂亡後安西節度使夫蒙靈詧討莫賀達干斬之突騎施亦漸衰

冬十月吐蕃寇安戎城注見前發關中兵救之

初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事具前其地險要唐屢攻之不克劍南節度使王昱築兩城于其側運資糧以逼之吐蕃發兵來救昱衆大敗脫身走資仗皆沒于是貶昱高要注見前尉以張宥代之宥文吏不習軍旅悉以軍政委團練副使唐注凡有團結營之處置團練使章仇複姓本章氏因避仇遂加仇字兼瓊兼瓊入奏事盛言安戎城可取上說之以宥爲光祿卿

巳饑饉待奏報而後開倉民其奚救其必於饑饉之前即奏報即命有司開倉庶乎民得稍濟耳若如元宗之制先發後聞是惟廉正如汲黯輩或可便宜行事苟非其人將見民未蘇而墨吏先飽其壑終於民無少救蓋元宗違道干譽之舉不可為訓也

兼瓊為節度使。兼瓊潛與安戎城中結謀使開門納唐兵。盡殺吐蕃將卒。以監察御史許遠（敬宗曾孫）守之。至是吐蕃寇安戎。發關中彍騎救之。吐蕃引去。更命安戎城曰平戎。

辛巳 二十九年春正月。立賑饑法。

制曰。前承饑饉。皆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

秋七月。洛水溢。

八月。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

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上左右至平盧者。祿山皆厚賂之。由是上益以為賢。又賂採訪使張利貞。利貞盛稱之。上乃以為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

冬十一月太尉寧王憲薨。即宋王成器。更封改名。追謚曰讓皇帝。憲薨上哀惋特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固讓于我。為唐太伯。常名不足以處之。乃謚曰讓皇帝。其子汝陽王璡表述先志。固讓。不許。

十二月吐蕃陷石堡城。

先是吐蕃四十萬入寇至安人軍。在今西寧府西。騎將臧希液帥眾五千擊破之。及是吐蕃攻陷石堡城。蓋嘉運不能禦。初嘉運入朝獻吐火仙之捷。上嘉其功。以為河西隴右節度使。經畧吐蕃。嘉運恃恩流連不時發。裴耀卿疏言。嘉運雖勇烈有餘。然言氣矜誇。恐難成事。況防秋非遠。未言發期。若臨事始去。則士卒尚未相識。何以制敵。乞速遣進途。嚴加訓厲。上乃趣嘉運行。及是竟無功。

壬午天寶元年。春正月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

是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二十一。羈縻之州八百。

唐書地理志。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諸蕃及蠻夷。稍稍內屬。即其部落。列置州縣。大者為都督府。以其首領為都督刺史。凡州府八百五十六。號為羈縻云。

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

安西節度。撫寧西域。治龜茲城。北庭節度。防制突騎施堅昆。治北庭都護府。河西節度。斷隔吐蕃突厥。治涼州。朔方節度。捍禦突厥。治靈州。河東節度。與朔方掎角。以禦突厥。治太原府。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治幽州。平盧節度。鎮撫室韋靺鞨。治營州。隴右節度。備禦吐蕃。南撫蠻獠。治益州。嶺南五府經畧。綏靜夷獠。治廣州。此外又有長樂經畧。福州領之。東萊守捉。萊州領之。東牟守捉。登州領之。龜茲。唐安西四鎮之一。本西域國。治伊邏盧城。即漢延城也。今其地為庫車城。在吐魯蕃西南路。室韋。契丹別種。地在今黑龍江西北。餘注俱見前。守捉。唐制。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

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

困苦矣。

穿三門運渠。

陝州刺史李齊物。淮安王神通曾孫。鑿底柱爲門以通漕。開其山巔爲輓路。沃醯而鑿之。棄石入河。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水漲。以人輓舟而上。上疑之。遣宦者往視。齊物厚賂宦者。還言其便。

羣臣請加尊號。

先是。上夢元元皇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遣使求得之于盩厔音周窒。漢縣。今屬西安府。元和志。山曲曰盩。水曲曰厔。樓觀山間。元和志。樓觀在盩厔縣東。傳有尹先生樓。故名。迎置興慶宮。至是。陳王帝之子。名珪。府參軍田同秀言。元元皇帝告以藏靈符在尹喜故宅。

宅在陝州靈寶縣函谷故關有望氣臺寰宇記春秋時喜為關令見紫氣丈餘飛入關曰必有異人過此是日老子果騎青牛至後人即其處立臺上遣使求得之羣臣上表以寶符潛應年號請于尊號加天寶字從之于是加同秀朝散大夫時人皆疑寶符即同秀所為間一歲清河人崔以清言見元元皇帝藏寶符在武城紫薇山敕使往掘亦得之東都留守王倕知其詐按問果服奏之上亦不深罪也其後或又言元元皇帝降于華清宮之朝元閣因改會昌縣曰昭應武城即漢東武城縣後魏曰武城今屬東昌府會昌縣天寶初置七載改昭應宋曰臨潼今屬西安府

二月享元元皇帝于新廟越三日享太廟越二日合祀天地于南郊

改官名

侍中中書令為左右相丞相改為僕射東北都皆為京州為郡刺史為太守

三月以韋堅字子全京兆萬年人為江淮租庸轉運使

初宇文融旣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愼矜得幸于是韋堅王鉷方翼之孫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堅太子之妃兄也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上以為能故擢任之王鉷亦以善治租賦為戶部員外郎

以盧絢嚴挺之為員外詹事

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而陰陷之兵部侍郎盧絢絳州刺史嚴挺之為其所忌皆左遷散秩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上嘗陳樂于勤政樓下垂簾觀之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淸粹上目送之

林甫知之乃召絢子弟謂曰交廣藉才上欲以尊君爲之若憚遠行則當左遷姑以賓詹分務東洛何如絢懼請之乃除華州刺史未幾誣其有疾除員外詹事上又嘗問林甫嚴挺之可用今安在挺之時爲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諭以上意甚厚盍稱疾求還可以見上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老疾宜且授以散秩以便醫藥上歎吒久之亦以爲員外詹事

秋七月癸卯朔日食

癸未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

祿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祿山奏言去秋營州蟲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願使蟲食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蟲散即有羣鳥從北來食蟲立盡請宣付史館從之時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宋遙苗晉卿選人集者以萬計遙晉卿以御史中丞張倚得幸于上擢其子奭爲首祿山言于上上招入面試之奭手

舜五臣惟皋繇之後不有天下然何傷于邁種之德後魏高允以其裔英布由黥而王皋爲刑官之戒其說固已不經而元宗尊皋繇爲帝因李及理且皋繇作士並無理官之名附會誣妄徒爲後世所笑而已

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于是三人皆坐貶。苗晉卿字元輔潞州壺關人。

三月追尊周上御大夫爲先天太皇皋繇爲德明皇帝時謂老子父官周上御大夫又謂皋繇爲理官以理爲姓殷周時避難食木子而生因改姓李故皆追尊之。

廣運潭潭在長安縣東南成加韋堅右散騎常侍。堅引滻水源出藍田縣谷中北流至咸寧縣合灞水入渭抵苑東望春樓下爲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邱壟自江淮至京城民間愁怨二年而成上幸樓觀之堅以新船數百艘扁榜郡名各陳珍寶陝尉崔成甫著錦半臂紅抹額居前船唱得寶歌先是民間唱俚歌曰得體紇那邪其後得寶符于桃林成甫更得體歌爲得寶歌辭曰得寶弘農野弘農得寶邪潭裏舟船鬧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聽唱得寶歌其俚更甚桃林縣名隋以漢弘農縣置天寶初于縣得老子寶符更名靈寶今縣屬陝州使美婦百人盛飾

而和之運檣數里。堅跪進輕貨。仍上百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加堅常侍。吏卒褒賞有差。賜其潭名廣運。

甲申 三載。春正月。改年曰載。

二月。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

河北黜陟使席建侯名豫。以字行。襄陽人。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亦順旨稱譽其美。由是祿山之寵益固。

秋。突厥亂。冊回紇骨力裴羅為懷仁可汗。胡三省曰。回紇自此彊盛。

初突厥毗伽可汗為其大臣梅錄啜毒死。毗伽被毒。忍死誅梅錄啜。夷其種。乃卒。其子伊然可汗立。八年死。弟骨咄立。冊為登利可汗。其左部攻殺之。立毗伽可汗子。為骨咄葉護所殺。登利年幼。其母婆匐預政。登利從父二人。分掌東西兵。號左右殺。登利與其母誘斬右殺。奪其兵。左殺懼。攻登

利殺之。左殺者。判闕特勒也。遂立毗伽可汗子。俄為骨咄葉護所殺。立其弟。又殺之。葉護遂自立為可汗。上以突厥內亂。命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葛邏祿拔悉密等部。已而拔悉密及回紇葛邏祿。三部並起攻葉護殺之。尊拔悉密酋長為頡跌伊施可汗。回紇葛邏祿。自為左右葉護。突厥餘衆奉判闕特勒子為烏蘇米施可汗。上遣使諭烏蘇內附。烏蘇不從。朔方節度使王忠嗣。說拔悉密等部攻之。烏蘇遁去。其西葉護阿布思及西殺葛臘哆等。帥千餘帳。相次來降。至是。拔悉密攻殺烏蘇米施。國人立其弟為白眉可汗。于是突厥大亂。上敕朔方節度使王忠嗣以兵乘之。忠嗣破其左廂十一部。獨右廂未下。會回紇葛邏祿共攻拔悉密頡跌伊施可汗。殺之。奉回紇骨力裴羅定其國。遣使言狀。上冊拜裴羅為懷仁可汗。懷仁于是南據突厥故地。立牙帳于烏德

號由舊紇藥邏葛等九姓其後又併拔悉密葛邏祿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明年懷仁攻殺白眉突厥遂亡至是突厥滅其地盡入回紇乃突厥國亡後魏大統時毗伽可敦郎登利母婆匐帥衆來歸上御花萼樓宴群臣賦詩美其事懷仁既殺白眉斥地愈廣東極室韋西抵金山南控大漠盡得古匈奴地已而懷仁死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

九月以楊愼矜爲御史中丞

初上以愼矜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愼矜固辭不受至是林甫以愼矜屈附于已復以爲中丞

始祀九宮貴神九宮自一至九其神太乙攝提軒轅招搖天符青龍咸池太陰天一其星天蓬天內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柱天任天英其卦八一坎二坤三震四巽五九同離六乾七兌八艮其五行一爲水二與五八同土三與四同木六與七同金九爲火其方之色曰白黑碧綠黃赤紫而白兼一六八之三方

初。術士蘇嘉慶言遁甲術有九宮貴神。典司水旱。請立壇于東郊。祀以四孟月。從之。禮在太淸宮太廟上。所用牲玉。皆侔天地。

乙酉 四載。春正月。帝聞空中神語。

上謂宰相曰。朕于宮中爲壇。爲百姓祈福。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煉藥成。置壇上。及夜欲收。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羣臣表賀。上尊道敎。慕長生。于是所在爭言符瑞。太白山人李渾等上言。見神人言金星洞有玉板石記聖主元福壽之符。命王鉷求獲之。已而山人王元翼又言見元元皇帝云寶仙洞有妙寶眞符。命張均等復求得之。李林甫等皆請舍宅爲觀。以祝聖壽。上悅。太白山名在今鳳翔府郿縣東南與終南最高。古諺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即此。金星寶仙二洞俱在太白山。

唐太宗開基令主而有巢刺王妃之事至元宗開元致治庶幾無愧祖風而太眞册立恥甚新臺豈非前之貽謀不臧而後之罪甚效尤者耶

二月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

忠嗣少勇敢及鎭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爲務常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間諜見可勝然後興師故出必有功既兼兩道節制自朔方至雲中邊陲數千里要害之地悉置城堡斥地各數百里邊人以爲自張仁亶（張仁愿初名仁亶）之後將帥皆不及（忠嗣每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賣馬于唐忠嗣皆買之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

秋七月册壽王妃韋氏八月以楊太眞爲貴妃。

初武惠妃薨後宮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女道士也）號太眞更

為壽王娶郎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不朞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至是冊為貴妃。贈其父元琰兵部尚書。以從兄銛為殿中少監，錡為駙馬都尉。三姊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已而復以妃從祖兄釗為金吾兵曹參軍。

釗不學無行，為宗黨所鄙。從軍于蜀，貧不能歸。新政富民鮮于仲通常資給之。仲通頗讀書，有才智。章仇兼瓊引為採訪支使，委以心腹。嘗從容謂仲通曰：今吾獨為上所厚，苟無內援，李林甫必見危。聞楊妃新得幸，子能為我結之，吾無患矣。仲通言釗本末。釗儀觀甚偉，言詞敏給。兼瓊見之大悅，即辟為推官，使獻春綵于京師。賚蜀貨直萬緡。釗大喜過望，至長安，見諸妹，分以遺之，曰：此章仇公所贈也。於是諸楊日夜譽兼瓊，且言釗善摴蒱，引之見上。得隨供奉官出入禁中。新政，唐縣，元省。故城在今四川保寧府南部縣。

九月。以韋堅為刑部尚書，楊慎矜為租庸轉運使。

堅以通漕有寵。遂有入相之志。又與李適之（常山愍王承乾曾孫。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爲左相。）善。林甫由是惡之。故遷以美官。實奪之權也。

安祿山討奚契丹。破之。

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殺所尙公主（上以外孫獨孤氏爲靜樂公主。嫁契丹王。以甥楊氏爲宜芳公主。嫁奚王。）以叛。祿山討破之。（已而祿山奏。臣討契丹。至北平郡。夢先朝名將李靖。李勣從臣求食。遂命立廟。又奏薦享之日。廟梁產芝。）

以王鉷爲京畿採訪使。

初。鉷爲戶口色役使。（掌諸色雜徭役者。）敕賜百姓復除。鉷奏徵其輦運之費。廣張錢數。使市輕貨。百姓所輸。乃甚于不

復除舊制戍邊者免其租庸六歲而更時邊將恥敗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貫籍不除王鉷皆以爲避課六歲之外悉徵其租庸有併徵三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又不欲數于左右藏取之鉷知上旨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于內庫以供宴賜曰此皆不出于租庸調上以鉷爲能富國益厚遇之中外嘆怨至是以爲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楊釗侍宴禁中專掌樗蒲文簿鈎校精密上賞其彊明曰好度支郎諸楊數徵此言於上又以屬王鉷鉷因奏充判官

丙戌五載春正月貶韋堅爲縉雲唐郡今浙江處州府是太守皇甫惟明爲播州唐置天寶初爲郡今貴州遵義府是太守

初太子之立非李林甫意林甫恐異日爲已禍欲動搖

之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嘗爲忠王友。太子先封忠王。見前。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勸上去之林甫知之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爲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韋堅相見堅爲太子妃兄。堅又與惟明會于景龍觀慎矜遂告堅與惟明謀立太子收下獄林甫使慎矜等鞫之上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皆貶之親黨坐者數十人太子表請與妃離昏帝素知太子孝謹故譴怒不及

以王忠嗣爲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使

忠嗣佩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鎭皆在掌握與吐蕃戰于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擄其全部而歸忠嗣功名日盛李林甫恐其入相忌之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大貯兵器請忠嗣助役欲留其

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奏言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已而忠嗣固辭河東朔方節度。許之。雄武城在今順天府薊州東北。

夏四月李適之罷。

韋堅等既貶。適之懼。自求散地。遂罷政事。初。適之與林甫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林甫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京兆尹蕭炅使法曹吉溫鞫之。溫置吏于外。先取二重囚訊之。號呼之聲。所不忍聞。吏聞之大懼引入。皆自誣服。頃刻獄成。敕誚責前後知銓侍郎及判南曹郎官。而宥之。始太子文學薛嶷薦溫才。上召見顧嶷曰。是一不良人。朕不用也。及林甫欲除不附己者。求治獄吏。炅薦溫于林甫。林甫大喜。又有羅希奭者。爲吏深刻。林甫引爲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吉溫頊從子。羅希奭錢塘人。南曹郎唐書百官志吏部員外郎一人判南曹

以陳希烈宋州人同平章事。

希烈以講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媚于上。李林甫以希烈柔佞易制。故引以爲相。政事一一決于林甫。希烈但給唯諾。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巳時即還第。機務皆決于私家。主書抱成案詣希烈書名而已。

五月。壬子朔。日食。

秋。七月。加嶺南經畧使張九章三品。以廣陵長史王翼爲戸部侍郎。

楊貴妃方有寵。中外爭獻珍玩。九章。翼。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翼爲戸部侍郎。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馳驛致之。比至長安。色味不變。妃嘗以妬悍不遜。送歸銛第。上遂不食。及夜。力士奏請迎妃歸院。遂

開禁門而入。後復以忤旨遣歸。吉溫因宦官言於上曰。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使之就死。而辱之于外舍耶。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髮者父母所與。乃剪髮一繚而獻之。上遽召還。寵待益深。

丁亥　六載春正月。殺北海太守李邕。淄川太守裴敦復。及皇甫惟明。韋堅等。王琚。李適之自殺。

先是。韋堅之弟將作少匠蘭兵部員外郎芝為堅訟冤。且引太子為言。上怒。李林甫因言堅與李適之朋黨。堅遂長流。適之貶宜春本袁州天寶初改郡太守。已而左驍衛兵曹柳勣告贊善大夫杜有鄰妄稱圖讖。交搆東宮。指斥乘輿。有鄰女為太子良娣良娣之姊。勣妻也。勣性疏狂。好功名。善交結豪傑名士。與妻族不協。欲陷之。故為飛語以告。林甫令吉溫鞫之。乃勣首謀。遂與有鄰俱杖殺。太子亦出良娣為庶人。勣

素與淄川太守裴敦復善。（敦復先以平海賊有功，擢嶺南經略使。林甫忌之，徙淄川守。）敦復薦之北海太守李邕。邕遂與定交。會鄴郡太守王琚以贓貶江華（唐郡，今湖南永州府道州是。）司馬。琚性豪侈，與邕皆自謂耆舊。久在外，意怏怏。林甫欲因事除之。至是，引遣羅希奭按邕、敦復，皆杖死之。（邕才藝出衆，盧藏用嘗語之曰：君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邕不能用。）林甫又奏，分遣御史賜皇甫惟明、韋堅等死。希奭自青州之嶺南，所過殺遷謫者。李適之仰藥。琚自縊。適之子霅迎喪至東京，林甫令人誣告，殺之。給事中房琯（字次律，河南人。）坐與適之善，貶宜春太守。林甫恨韋堅不已，遣使于循河及江淮州縣，坐堅罪，收繫綱典船夫，徵剝逋負，延及鄰伍，死者甚衆，至林甫死乃止。（綱典，十船爲一綱，以吏典之。）

赦有非正以殺無罪故王通謂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元宗於瑤琚之死不貸其子裴李之誅不宥其臣羅鉗吉綱流毒天下豈眞寬仁之主顧欲除斬絞以博好生之名是亦顛倒之甚者矣

除絞斬條。

上慕好生之名。令應絞斬者皆重杖。流嶺南。其實有司率杖殺之。

令天下嫁母服三載。

令士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

上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斥其姦惡。建言舉人卑賤。恐有俚言。汚濁聖聽。乃令郡縣精加試練。送省覆試。具名奏聞。既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以野無遺賢。上表稱賀。

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

祿山體肥腹垂過膝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其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詼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安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祿山曰太子何官上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鄙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爲信然益愛之上嘗宴勤政樓百官列坐樓下獨祿山于御座東間設金雞帳置榻使坐其前命楊銛錡姊弟皆與祿山敘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爲貴妃兒上與貴妃同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

冬十月帝如驪山溫泉在今西安府臨潼縣南驪山之麓名其宮曰華清

先是置溫泉宮上歲幸之至是更宮名曰華清治湯井

爲池環山列宮室內有集靈臺朝元閣飛霜九龍長生明珠等殿又築羅城置百司及公卿邸第

將軍董延光攻吐蕃石堡城不克十一月以哥舒翰突騎施哥舒部酋長之子。充隴右節度使貶王忠嗣爲漢陽太守此漢陽在甘肅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爲大斗軍在今涼州府永昌縣西南以大斗拔谷爲名。副使李光弼營州柳城人契丹王楷落之子。爲河西兵馬使翰光弼皆以勇略爲忠嗣所重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穫之無能禦者翰元伏兵其側吐蕃至斷其後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自是不敢復來。積石軍在今蘭州府河州西。上欲使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決將軍董延光請行上命忠

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其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數萬衆授延光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且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于大夫大夫何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于國故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光弼曰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能及也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因使人告忠嗣欲擁兵奉太子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鞫之上聞哥舒翰名召見悅之以爲隴右節度使而詔三司曰吾兒居深宮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但劾忠嗣沮撓軍功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力陳其冤上感悟貶忠嗣漢陽太守李林甫屢起大獄以楊釗有掖庭之親乃因以爲援事有微涉東宮者皆指擿使之奏劾付羅希奭吉溫鞫之釗因得逞其私志所擠陷誅夷者數百家幸太子仁孝謹靜張垍高力士

常保護于上前。故林甫終不能間也。張均。說之子。

殺戶部侍郎楊慎矜

慎矜為上所厚李林甫浸忌之慎矜與王鉷父中表兄弟也故引鉷入臺及鉷遷中丞慎矜猶名之鉷意不平。慎矜不之覺嘗與之私語讖書。慎矜與術士史敬忠善。敬忠言天下將亂勸慎矜于臨汝山中買莊避亂。林甫知鉷與慎矜有隙誘使圖之鉷乃遣人以飛語告慎矜隋煬帝孫與凶人往來家有讖書謀復祖業上大怒收慎矜繫獄命楊釗盧鉉同鞫之。使吉溫捕敬忠于汝州。敬忠與溫父善。溫幼時。敬忠嘗抱撫之。及捕獲。溫不與語。鎖其頸。驅之馬前。使吏誘之曰。楊慎矜已欵服。惟須子一辨。解意則生。不然必死。敬忠求紙。溫不答。敬忠懇請哀切。乃令答辨。還鞫慎矜。因以為證。慎矜皆引服惟搜讖書不獲使盧鉉入長安搜其家鉉

袖讖書入閤中。出訴曰。逆賊深藏秘記以示愼矜。歎曰。吾不蓄讖書。此何從在我家哉。吾應死而已。于是兄弟皆賜死。妻子流嶺南。連坐者數十人。

十二月以天下歲貢賜李林甫。

命百官閱歲貢物于尚書省。悉以車載賜李林甫。上或有時不視朝。百官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爲空。林甫子岫爲將作監。頗以滿盈爲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役夫言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爲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騶從不過數人。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爲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居則重關複壁。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

以高仙芝（高麗人。）為安西四鎮節度使。

仙芝從軍安西。驍勇善騎射。累官四鎮節度副使。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餘國。皆服吐蕃。貢獻不入。討之不克。詔以仙芝為行營節度使。討之。自安西行百餘日至連雲堡（胡三省注。堡在吐蕃南。依山北據娑勒川為固。）破之。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第呼出取繒帛。稱敕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數人。急遣元慶往斫娑夷藤橋（唐書西域傳。小勃律王居孽多城。臨娑夷水。藤橋去城六十里。）比暮甫畢。而吐蕃救兵至。已無所及。（娑夷水即弱水。不能勝草芥。藤橋一矢力修之。期年乃成。）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上以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

元宗寵任力士致太子諸王以翁兄稱謂將相皆出其門豈得謂之謹而少過蓋是時士大夫正直者少懾其氣燄方阿諛之不暇

使。仙芝署封常清蒲州猗氏人判官。任以軍事。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畧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爲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結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戊子 七載。夏四月。以高力士爲驃騎大將軍。

力士承恩歲久。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爲兄。諸王公呼之爲翁。駙馬輩直謂之爺。自李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然性和謹少過。不敢驕橫。故天子終親任之。

尙何有於疾惡乎厥後輔國元振繼起流毒滋甚終唐世而不能革宦官之禍實濫觴于此

士大夫亦不疾惡也。上嘗從容謂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悉以政事委李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頓首謝罪。上意乃解。力士自是亦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五月。羣臣上尊號。

賜安祿山鐵券。

以楊釗判度支事。

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使。恩幸日隆。

冬十一月。以貴妃姊爲國夫人。

貴妃姊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爲姨。出入宮掖。並承恩澤。勢傾天下。至是封韓虢秦國夫人。與銛錡。五家。凡有

請託府縣承迎峻于制敕四方賂遺惟恐居後上所賜與五家如一競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既成見他人有勝已者輒毀而改爲號國尤爲豪蕩號國新第堂成召匠圬墁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匠嗤不顧曰請取螻蟻蜥蜴記其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

十二月哥舒翰築神威軍海上應龍城在青海中龍駒島魏書吐谷渾傳青海中有小山每冬冰合後游牧此山明年生駒必多駿異因名其島曰龍駒

翰築神威軍吐蕃至擊破之乃更築應龍城于青海中以謫卒二千戍之明年冬青海冰合吐蕃大至戍者盡沒

己丑

八載春二月帥羣臣觀左藏賜楊釗金紫

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釗請令糶變爲輕貨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牣古今罕儔故上帥羣臣觀

之賜釗紫衣金魚。上由是視金帛如糞壤。賞賜無限。

夏。四月。殺咸寧太守趙奉璋。

奉璋告李林甫罪二十條。未達。林甫諷御史逮捕。以爲妖言。杖殺之。

五月。停折衝府上下魚書。

先是。折衝府（天下三百六十四府。府統軍爲折衝都尉。）其皆有木契（以木書契。）銅魚（刻銅爲符。作魚形。契與魚皆中剖。以其左付軍府。其右藏天府。）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彍騎。府兵日壞。死亡不補。器械耗散畧盡。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爲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其戍邊者。又多爲邊將苦使。

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爲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交。李林甫遂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彍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爲武官父兄擯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

六月。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謚。

上以符瑞相繼。上聖祖號。曰大道元元皇帝。高祖。曰神堯。太宗。曰文武。高宗。曰天皇。中宗。曰孝和。睿宗。曰元貞。五帝謚帝皆曰大聖。后皆曰順聖。閏月。上謁太清宮。羣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十三載二月。復加元元皇帝及諸帝后謚號。上亦加尊號至十四字。太清宮元元皇帝之廟也。

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拔之。

翰帥兵六萬。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絶。惟一徑可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貯糧食。積木石。唐兵前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數日不拔。召裨將高秀巖張守瑜。欲斬之。二人請三日期拔之。獲吐蕃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數萬。以石堡城為神武軍。

庚寅　九載。春正月。羣臣請封西嶽。許之。已而關中旱。嶽祠災。遂罷封祀。

夏四月。流宋渾于潮陽。本潮州。天寶初改郡。今廣東潮州府是。

初。吉溫因李林甫得進。及楊釗恩遇浸深。溫遂棄林甫而附之。為畫代林甫執政之策。御史中丞宋渾。林甫所厚也。溫使釗奏而逐之。以翦其心腹。林甫不能救。

元魏周隋去唐未遠䘏録其後不失厚道崔昌乃以閏位貶之傅會五運遞代之說遂求殷周漢後爲三恪妄孰甚焉

五月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唐將帥封王自此始

秋八月以安祿山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

求殷周漢後。廢韓元魏後介後周後酅隋後公。處士崔昌上言。國家宜承周漢。以土代火。魏周隋皆閏位。不當以其子孫爲二王後。事下公卿集議。集賢院學士衛包上言。集議之夜。四星聚于尾。尾九星。後宮之場。妃后之府。考唐書天文志。天寶九載八月。五星聚于箕尾。熒惑後至而先去。尾箕。燕分也。占曰。有德則慶。無德則凶。據此聚本五星。而衛包言四星者。蓋以熒惑後至而不言。且附會殷周漢唐之說也。天意昭然。上乃命求殷周漢後爲三恪。廢韓介酅公。十二載夏。復以魏周隋後爲三恪。崔昌衛包皆坐貶。時李林甫已死。楊國忠欲攻其短。故有是命。

安祿山入朝。

祿山屢誘奚契丹飲以莨菪酒。莨菪藥名。以其子釀酒。飲之。不復醒。醉而阬之。動數千人。斬首以獻。前後數四。至是請入朝。上命有司先爲起第于昭應。祿山至戲水。在臨潼縣東。下流入渭水。古有戲亭。楊釗兄弟姊妹。皆往迎之。上幸望春宮以待之。祿山獻奚俘八千人。上命考課之日。書上上考。前此聽祿山于上谷鑄錢五爐。祿山乃獻錢樣千緡。

制追復張易之兄弟官爵。賜楊釗名國忠。

楊釗。張易之之甥也。奏乞雪易之兄弟。制引易之兄弟迎中宗于房陵之功。復其官爵。仍官其子。釗以圖讖有金刀。請更名。上賜名國忠。

南詔反。陷雲南郡。即姚州。天寶初改郡。

楊國忠德鮮于仲通。薦爲劍南節度使。仲通性褊急。失蠻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陁皆私之。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閤羅鳳（皮羅閣死。閤羅鳳嗣。）忿怨。發兵反。攻陷雲南。殺虔陁。取夷州三十二。

辛卯 十載。春。正月。免駙馬程昌裔官。

楊氏五宅夜遊。與廣平公主（帝之女。）從者。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墜馬。昌裔下扶之。亦被數鞭。公主泣訴于上。上爲之杖殺楊氏奴。明日。免昌裔官。不聽朝謁。

爲安祿山起第于親仁坊。

命有司爲祿山起第于親仁坊。敕命但窮壯麗。不限財

力。令中使護作。敕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及第成。祿山置酒。請墨敕召宰相至第。上命宰相皆赴之。又日遣諸楊與之遊宴。通鑑載祿山生日。上及楊妃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爲大襁褓裹之。使宮人以輿舁之。上聞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上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考此皆出祿山事跡。及天寶遺事諸稗史。恐非實錄。今不取。

以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

戶部郎中吉溫見祿山有寵。約爲兄弟。說祿山曰。李丞相雖以時事親三兄。必不肯以兄爲相。兄若薦溫于上。溫即奏兄堪大任。共排林甫出之。爲相必矣。祿山悅其言。數稱溫才于上。會祿山領河東。因奏溫爲副使知留後。以大理司直張通儒爲判官。委以軍事。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每見雖盛冬常汗霑衣。林甫引與坐于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爲十郎。既歸范

陽。留其將劉駱谷在長安。每還。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檢校。郎反手據牀曰。噫嘻。我死矣。祿山既兼領三鎮。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拜太子。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國之心。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尚。雍奴人。因爲之解圖讖。勸之作亂。祿山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曳落河。曳落河者。胡言壯士也。皆驍勇善戰。一可當百。以尚莊通儒及將軍孫孝哲。契丹部人。爲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廷玠向潤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音耐元皓。能氏。系出長廣。田承嗣。盧龍人。田乾眞阿史那承慶爲爪牙。尚本名不危。頗有詞學。薄遊河朔。貧困不得志。常歎曰。高不危當舉大事而死。豈能齧草根求活耶。祿山因置幕府。出入臥內。尚典牋奏。莊治簿書。承嗣爲前鋒兵馬使。治軍嚴整。嘗大雪。祿山按行諸

營。至承嗣營。寂若無人。又閱士卒。無一人不在者。祿山是以重之。

夏四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敗績。制復募兵以擊之。

仲通將兵八萬討南詔。南詔王閣羅鳳遣使謝罪。請還所俘掠。城雲南而去。仲通不可。囚其使。進軍至西洱河。與戰。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仍敘其戰功。閣羅鳳遂北臣于吐蕃。吐蕃號曰東帝。閣羅鳳刻碑于國門。言已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賞。後世容復歸唐。當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制募兵以擊之。人聞雲南多瘴氣。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枷送軍所。舊制。百姓有勳者。免征役。國忠奏先取高勳。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震野。

高仙芝擊大食。注見前。敗績。

初仙芝之僞與石國月氏餘種。在漢大宛西鄙。約和。因兵襲之。虜其王以歸。掠得瑟瑟十餘斛黃金五六橐駝。皆入其家。瑟瑟廣雅曰。碧珠也。石國王子走告諸胡。諸胡皆怒。潛引大食。欲共攻四鎭。仙芝將兵三萬擊之。深入七百餘里。與戰大敗。士卒死亡畧盡。將軍李嗣業。勸仙芝宵遁。別將段秀實詬之曰。避敵先奔。無勇也。全己棄衆。不仁也。幸而得達。獨無愧乎。嗣業執其手謝之。留拒追兵。收散卒。得俱免還。至安西。言于仙芝。以秀實兼都知兵馬使。爲己判官。李嗣業。京兆高陵人。段秀實字成公。汧陽人。

秋。八月。武庫火。

燒兵器三十七萬。

安祿山討契丹。大敗。

祿山將三道兵六萬以討契丹以奚騎二千爲鄉導過平盧千餘里遇雨弓弩筋膠皆弛奚復叛與契丹合夾擊唐兵殺傷殆盡祿山獨與麾下二十騎走入師州唐羈縻州以室韋部置後僑治于良鄉縣之故東閭城歸罪于左賢王哥解兵馬使魚承仙而斬之平盧兵馬使史思明懼逃入山谷祿山還至平盧麾下皆亡史思明出見祿山祿山喜執其手曰吾得汝復何憂思明退謂人曰鄉使早出已與哥解并斬矣

冬十一月以楊國忠領劍南節度使

壬辰十一載春二月以粟帛庫錢易惡錢

先是江淮多惡錢貴戚大商往往以良錢一易惡錢五載入長安市井不勝其弊故李林甫奏請禁之官爲易取期一月不輸官者罪之于是商賈不以爲便遮楊國

忠馬。自言國忠爲言于上。乃更命非鉛錫所鑄及穿六者皆聽用之。

三月。安祿山擊契丹。

祿山擊契丹。欲以雪去秋之恥。會突厥降將阿布思叛。初。突厥阿布思來降。上厚禮之。賜姓名李獻忠。累遷朔方節度副使。獻忠有權略。不爲安祿山下。祿山恨之。至是奏請獻忠俱擊契丹。獻忠恐爲祿山所害。乃帥所部叛歸漠北。祿山遂頓兵不進。已而阿布思爲回紇所破。祿山誘其部落降之。由是祿山兵精。天下莫及。阿布思遁入葛邏祿。其葉護執之。送京師。

改吏兵刑爲文武憲部。

夏。戶部侍郎京兆尹王鉷伏誅。

鉷權寵日盛。其弟戶部郎中銲。凶險不法。召術士任海川問我有王

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鉷恐事泄捕得托以他事杖殺之王府司馬韋會詰之私庭鉷又使長安尉賈季鄰收繫殺之　銲所善邢縡與龍武萬騎謀作亂有告之者上以告狀面授鉷使捕之鉷意銲在縡所先遣人召之日晏乃命捕縡縡帥其黨格鬭會高力士引禁軍至擊斬縡捕其黨皆擒之國忠白上鉷必預謀上以鉷任遇深不應同逆李林甫亦爲之解辨乃命特原銲不問使國忠諷鉷表請罪之鉷不忍上怒會陳希烈極言鉷大逆當誅敕希烈與國忠鞫之仍以國忠兼京兆尹任海川韋會等事皆發獄具鉷賜自盡銲杖死于朝堂有司籍其第舍數不能徧

五月以楊國忠爲御史大夫京畿採訪使

初李林甫以國忠微才且貴妃之族故善遇之國忠以

林甫薦王鉷爲大夫不悅遂深探邢縡獄令引林甫交私事狀陳希烈哥舒翰從而證之上由是疎林甫擢國忠爲大夫凡鉷所領使務皆歸之國忠貴震天下始與林甫爲讐敵矣是秋上復幸左藏國忠奏有鳳凰見左藏屋出納判官魏仲犀見之遂以仲犀爲殿中侍御史

冬十一月右相李林甫死

先是林甫奏請楊國忠赴鎮劒南國忠既領劒南節度南詔數寇邊蜀人請國忠赴鎮林甫因奏遣之國忠將行泣言必爲林甫所害上曰卿暫到蜀區處軍事朕屈指待卿還當入相林甫時已有疾聞之憂懣不知所爲至是林甫疾劇上遣中使召國忠還至昭應謁林甫拜于牀下林甫流涕謂曰林甫死矣公必爲相以後事累公國忠謝不敢當汗流覆面林甫遂

死。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爲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嫉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寤也。

以楊國忠爲右相。兼文部尚書。

國忠爲人強辨而輕躁。無威儀。既爲相。裁決機務。果敢不疑。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慴。凡領四十餘使。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爲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癸巳十二載春。正月。楊國忠注選人于都堂。

國忠欲收人望。選人無問賢不肖。選深者留之。依資據闕注官。滯淹者翕然稱之。凡所施置。皆曲徇時人所欲。

故頗得衆譽。故事。兵吏部尚書知政事者。選事悉委侍郎以下。三注三唱。仍過門下省審。自春及夏。乃畢。至是國忠欲自示精敏。乃遣令史先于私第密定名闕。召左相陳希烈及給事中諸司長官。皆集尚書都堂。唱注一日而畢。曰。今左相給事中俱在座。已過門下矣。其間資格差謬甚衆。無敢言者。于是門下不復過官。侍郎但掌試判而已。時中書舍人宋昱知選事。進士劉迺遺昱書曰。禹稷皋陶。同居舜朝。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近代主司。察言于一幅之判。觀行于一揖之閒。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廷。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觀其利口。則不如嗇夫。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劉迺。字永夷。河南伊闕人。

二月。追削李林甫官爵。剖其棺。

楊國忠說安祿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詣闕誣告李林

甫與阿布思謀反。上信之。下吏按問。林甫壻諫議大夫楊齊宣懼爲所累。證成之。時林甫尚未葬。制削官爵。子孫皆流嶺南。黔中。親近及黨與坐貶者。五十餘人。剖棺抉含珠。褫金紫。更以小棺。如庶人禮葬之。

秋。八月。以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

安祿山以李林甫狡猾踰己。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爲相。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素與祿山不協。先是翰與祿山俱入朝。上使高力士宴之城東。祿山謂翰曰。公與我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翰曰。古人云。狐向窟嘷不祥。爲其忘本也。兄苟見親。翰敢不盡心。祿山以爲譏其胡也。怒罵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士目翰。翰乃止。由是爲怨愈深。會翰擊吐蕃。悉收九曲唐地名。在今蘭州府河州邊外西北。唐書吐蕃傳。九曲地宜畜牧。開元中吐蕃

路都督楊矩請其地爲金城公主湯沐矩表與之由是吐蕃近與唐接勢益張天寶十二載哥舒翰收復故地遂列郡縣部落國忠欲厚結翰與共排祿山因奏以翰兼河西節度賜爵西平郡王是時中國盛彊自安遠門西盡唐境凡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駝日馳五百里安遠門長安城西北門

冬十月帝如華清宮

楊國忠與虢國夫人居第相鄰晝夜往來無復期度或並轡走馬不施鄣幕道路掩目三夫人從幸華清會于國忠第車馬僕從充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楊氏五家隊各爲一色衣以相別五家合隊粲若雲錦國忠仍以劍南旌節引

于其前。國忠子暄舉明經。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畏國忠遣其子撫國忠馬白之。然亦未敢落也。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鼠輩相賣。策馬不顧而去。珣懼。遂置暄上等。

甲午　十三載。春正月。安祿山入朝。

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即至。見上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爲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言祿山必反。上不聽。祿山求兼領羣牧總監。表吉溫自副。因擇良馬納范陽。

加安祿山左僕射

上欲加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太常張垍草制。楊國忠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爲宰相。制書若下。恐四

夷輕唐。上乃以祿山爲僕射。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召文士。草諸文辭。常于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上卽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繪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刑部尚書張均及弟垍皆翰林院供奉。

三月。安祿山歸范陽。

祿山奏所部將士討奚契丹等勳効甚多。乞超資加賞。除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衆心也。祿山辭歸范陽。上解御衣以賜之。祿山驚喜恐楊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沿河而下。晝夜兼行。日數百里。自是有言祿山反者。上皆縛送之。由是人無敢言者。祿山之發長安也。上令高力士餞之。及還。上問祿山慰意乎。對曰。觀其意怏怏。必知欲命爲相而中止也。上以告國忠。國忠曰。此議他人不知。必張垍兄弟告之也。上怒。貶均。垍官。

力士雖時有正言然林甫祿山皆因力士致將相則亂源本其所自釀矣宦豎本無深識其初不過因詔媚爲之薦剡浸專權炎成雖汲汲直陳亦已無及其罪固不可以一言貸也

夏六月乙丑朔日食不盡如鈎

劍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敗沒

宓擊南詔閤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瘴疫饑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起不可復救何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深思之

秋八月陳希烈罷以韋見素同平章事見素字會微湊之子

楊國忠忌陳希烈希烈累表辭位上欲以吉溫代之國忠以溫附安祿山奏言不可以見素和雅易制薦之

關中大饑

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饑。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爲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然之。

冬。閏十一月。貶韋陟（字殷卿。安石子。）爲桂嶺（隋縣。元省。故城在今廣西平樂府賀縣。）尉。吉溫爲澧陽（本澧州。天寶初改郡。後仍爲州。今隸湖南。）長史。

河東太守韋陟。文雅有盛名。楊國忠恐其入相。使人告陟贓汚事下御史。陟賂中丞吉溫。使求救于安祿山。復爲國忠所發。貶陟桂嶺尉。溫澧陽長史。安祿山爲溫訟

究。且言國忠讒疾。上兩無所問。

戶部奏郡縣戶口之數。

先是。開元十四年。戶。七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千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二。二十八年。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時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絹匹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萬里。不持寸兵。至是戶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縣。千五百三十八。戶。九百六十一萬九千二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唐之盛止此。

乙未　十四載。春二月。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從之。

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

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祿山邪。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祿山之請。他日國忠見素言于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晦楊光翽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賈循華原人。輔姓。晉大夫智果別族為輔氏。

秋。七月。安祿山表請獻馬。遣中使諭止之。祿山表獻馬三千匹。每匹。執鞚夫二人。遣蕃將二十二人部送。河南尹達奚珣疑有變。奏請諭祿山以進馬宜俟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于是上稍寤。始有疑祿山

之意。會輔璆琳受賂事泄。上托以他事撲殺之。遣中使馮神威齎手詔諭祿山如珣策祿山踞牀不拜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當詣京師尋遣還亦無表。

冬十一月安祿山反遣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之。

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屢言祿山且反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祿山由是決意遽反獨與嚴莊高尚阿史那承慶密謀會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爲敕書示諸將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于是發所部兵及奚契丹凡十五萬反于范陽大閱誓衆引兵而南步騎精銳烟塵

千里。時承平久。百姓不識兵革。河北州縣。望風瓦解。北京以聞。上未之信。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時上幸華清宮。上以爲然。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畧。常清大言。請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箠渡河。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悅。以爲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爲守禦之備。祿山子慶宗尚宗女。在京師。及是。上自華清宮還。誅之。

以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爲朔方節度使。

子儀先以天德軍在今吳喇忒旗西北。使兼九原太守。至是。授朔

方節度使率軍東討。

以張介然（猗氏人。）爲河南節度使。

領陳留（本汴州。天寶初改郡。今河南開封府是。）等十三郡。諸郡當賊衝者。皆置防禦使。（介然至陳留。纔數日。祿山已自靈昌渡河。介然授兵乘城。衆恟懼不能守。太守郭納以城降。介然遂被殺。祿山聞其子安慶宗死。慟哭曰。我何罪而殺我子。于是陳留將士降者。皆殺之以快其忿。靈昌本滑州。天寶初改郡。今衛輝府滑縣是。）

十二月。以高仙芝爲副元帥。統諸軍屯陝。

以榮王琬（帝之子。）爲元帥。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于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仙芝以五萬人發京師。遣宦者邊令誠監其軍。屯于陝。（唐宦者監軍自此始。）

封常清與賊戰于武牢敗績安祿山遂陷東京留守李憕并州文水人御史中丞盧奕懷慎之子死之

祿山以田承嗣安忠志祿山假子張孝忠本奚種名阿勞後歸朝賜名爲前鋒常清所募兵皆白徒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再戰皆敗祿山陷東京常清再戰城中又敗乃西走河南尹達奚珣降于祿山留守李憕謂御史中丞盧奕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奕許諾憕收殘兵數百欲戰皆潰憕坐府中奕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朝服坐臺中祿山使人執之及採訪判官蔣清欽緒之子皆殺之奕罵祿山數其罪顧賊黨曰凡爲人當知順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

高仙芝退保潼關。河南多陷。

封常清帥餘衆至陝。謂高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趨潼關。修完守備。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于是河南諸郡皆降于祿山。是時朝廷徵兵未至。關中恂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爲之備。兵亦稍集。東平今泰安府東平州。天寶初置郡。太守吳王祗。信安王禕之弟。起兵討賊。祿山以張通晤爲睢陽郎宋州。注見前。太守。東略地。郡縣官多望風降走。惟東平太守嗣吳王祗。濟南太守李隨起兵拒之。郡縣之不從賊者。皆倚吳王爲名。單父漢縣。今曹州府單縣是。尉賈賁帥吏民擊斬通晤。有衆二千。詔以祗爲靈昌

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以永王璘為山南節度使。潁王璬（帝二十子。）皆為劍南節度使。二王皆不出閤。以江陵蜀郡長史源洧（乾曜族孫。）崔圓（字有裕。貝州武城人。）副之。

制太子監國。

上議親征。制太子監國。（上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不意逆胡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為矣。）楊國忠大懼。退謂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併命在旦暮矣。使說貴妃銜土請命于上。事遂寢。

平原太守顏眞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起兵討賊。

祿山長驅直入河北諸郡望風而靡真卿獨能繕守平原擒殲賊黨首義聲自倡而清池河間之衆咸得有所稟承即常山亦聞風響應真卿爾時不可謂非中流砥柱惜其後弟兄嬰城困守不免春秋責備耳

初。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真卿將兵防江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河北郡縣皆從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涕泣諭以舉兵討賊。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段子光齎李憕盧奕蔣清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真卿執之。腰斬以徇。取三人首。續以蒲身。棺斂葬之。祭哭受弔。祿山以劉道元攝景城太守。清池尉賈載。鹽山尉穆寧。共斬之。得其甲仗五十餘船。攜其首謁長史李暐。暐收嚴莊宗族。悉誅之。送道元首至平原。真卿召載。寧及清河尉張澹詣平原計事。饒陽太守盧全誠。據城不受代。河間司法李奐殺祿山所

署長史王懷忠李隨殺祿山所署博平太守馬冀各以衆數千或萬人共推眞卿爲主軍事皆稟焉 景城本滄州天寶初改郡今仍爲州屬天津府清池附縣明省故城在滄州鹽山縣今屬天津府餘注俱見前

殺高仙芝封常清以哥舒翰爲副元帥

邊令誠數以事干仙芝仙芝不從令誠入奏事遂言常清以賊搖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減糧賜上大怒遣令誠齎敕即軍中斬仙芝及常清 初常清既敗三遣使奉表陳賊形勢上皆不之見常清乃自馳詣闕至渭南敕削其官爵令還軍自効常清草遺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時朝議皆以祿山狂悖不日授首故常清云然令誠至潼關先引常清宣敕示之常清以表附令誠上之常清既死令誠乃謂仙芝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令誠宣敕仙芝曰我遇敵而退死則宜矣謂我盜減糧賜則誣也時士卒在前大呼稱枉其聲震地遂斬之先是哥舒翰入朝以疾留京師及是上以翰有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拜

兵馬副元帥將兵六萬以討祿山翰以疾固辭上不許以田良邱爲行軍司馬蕃將火拔歸仁等將部落以從併仙芝之舊卒號二十萬軍于潼關翰疾不能治事悉以軍政委良邱良邱復不敢專決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無所統一翰用法嚴而不恤士卒皆懈弛無鬬志王思禮高麗人

安祿山遣兵寇振武唐軍名單于都督府治此地在今歸化城南郭子儀使兵馬使李光弼僕固懷恩鐵勒部人擊破之子儀乘勝遂收雲中拔馬邑開東陘關在今代州南胡三省曰時河東太原閉關以拒賊子儀既破賊泉關始開

常山即恒州注見前太守顏杲卿字昕真卿同五世兄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

先是祿山至藁城漢縣今屬正定府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

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討祿山至是將起兵會族弟眞卿自平原遣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將李欽湊守井陘口杲卿誘至斬之悉散井陘之衆有頃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又皆擒之賊將張獻誠方圍饒陽千年因謂杲卿曰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要膂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解饒陽圍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兵皆潰杲卿乃命藁城尉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朝夕當至先下者賞後至者誅于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

萬。其附祿山者。惟范陽。即幽州。注見前。盧龍。唐志無盧龍郡。胡三省曰。當作北平。密雲。本檀州。天寶初改郡。今順天府密雲縣是。漁陽。今薊州。天寶初置郡。汲。鄴。注俱見前。六郡而已。杲卿又密使人入漁陽招賈循。郟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負恩悖逆。終歸夷滅。公若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潤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召循。殺之。馬燧亡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祿山欲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有變而還。馬燧。字洵美。

丙申十五載。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春正月。安祿山僭號。劉友益曰。書僭號自祿山始。天在上也。

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以達奚珣為侍中。張通儒為中書令。高尚嚴莊為中書侍郎。

以許遠為睢陽太守。

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杲卿死之。

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于太原尹王承業承業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遂陷賊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祿山數之曰我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于汝而反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于汝而反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履謙咼古瓦反磔也之二人比死罵不絕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思明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于是諸郡復爲賊守

以李光弼爲河東節度使

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分兵先出井陘以定河北子儀薦光弼以爲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

二月李光弼入常山執賊將安思義遂與史思明戰大敗之

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至常山常山團練兵執安思義出降光弼得思義不殺引問計答曰大夫遠來疲弊遇敵恐未易當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賊兵雖銳不能持重氣沮心離乃可圖也光弼曰善釋其縛即移軍入城思明方圍饒陽太守盧全誠拒守不下聞常山不守立即解圍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以五百弩于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却乃出弩手千人分爲四隊使其矢發發

相繼。賊不能當。乃退。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至九門漢縣。宋省。故城在今藁城縣。南逢壁。九門之地名。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水潛行。遇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七附官軍。惟九門藁城。爲賊所據。光弼與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絕常山糧道。光弼遣使告急于郭子儀。子儀引兵自井陘出。至常山。與光弼軍合。蕃漢步騎共十餘萬。與思明戰于九門城南。思明大敗。中郎將渾瑊射其將李立節。殺之。思明收餘衆奔趙郡。復如博陵。河朔之民。苦賊殘暴。所在屯結。各爲營以拒賊。及郭李軍至。爭出自効。遂攻趙郡降之。渾瑊。鐵勒渾部酋長釋之之子。

眞源唐縣。今歸德府鹿邑縣是。令張巡起兵雍邱注見前。討賊

先是譙郡注見前。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眞源令張巡爲長史。使西迎賊。巡至眞源。帥吏民哭于玄元皇

帝廟。起兵討賊。衆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邱。與賈賁合。初雍邱令令狐潮以縣降賊。引精兵攻雍邱。賁出戰敗死。巡力戰卻賊。因兼領賁衆。潮復與賊將李懷仙柳城胡人等四萬餘衆。奄至城下。衆懼。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少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蟻附攻城。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退。巡乘勢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

加顏眞卿河北採訪使。眞卿擊魏郡。拔之。

蕚遊說眞卿雖未脫戰國策士結習然其執手籌畫於時勢瞭若指掌與郭李扌闢揭穴若合符契少年雄駿如此使得竟其用當不失爲將才而其後略無表見豈其措置本不逮所言抑天奪之筭齎志以殁歟

先是清河客李蕚一作萼字伯高趙人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于眞卿蕚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于彼以贍北軍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百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其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彊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眞卿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鄰然子之請兵欲何爲乎蕚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眞卿仰聽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乎欲與之兵衆以蕚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眞卿不得已辭之蕚就館復爲書說眞卿書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爲公西面之彊敵公能無悔乎眞卿得書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乎蕚曰聞朝廷遣程千里京兆

萬年人。將精兵十萬出崞音郭口。舊唐書。崞口在相州西山。胡三省曰。蓋即壺關之險也。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即幽州。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眞卿曰善。令參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平兵五千人。軍於堂邑。隋縣。今屬東昌府。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以賀蘭進明為河北招討使

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眞卿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將步騎五千渡河。眞卿陳兵逆之。相揖哭于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眞卿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移于進明。眞卿不以爲嫌。復以堂邑之功讓之。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敕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擇交等微進資級。淸河博平有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參軍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乃克之。第五琦。字禹珪。長安人。

夏。四月。以來瑱音鎭邠州永壽人。爲潁川太守。

楊國忠問將于左拾遺張鎬。字從周。博州人。及蕭昕。字中明。梁鄱陽王恢七世孫。鎬昕薦瑱。以爲潁川太守。前後破賊甚衆。人謂之來嚼鐵。

以劉正臣(武陟人)為平盧節度使。

平盧軍將劉客奴、董秦(薊人，後賜姓名曰李忠臣)、王元志同謀殺呂知誨(祿山首發，以知誨守平盧)，以遣使踰海與顏眞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効。眞卿遣判官以衣糧助之。眞卿時惟一子頗，才十餘歲，使詣客奴為質。朝廷聞之，以客奴鎮平盧，賜名正臣，秦及元志拜官有差。(已而正臣將襲范陽，未至，為史思明所敗，北還，王元志酖殺之)

以虢王巨(高祖子鳳之曾孫)為河南節度使。

賊圍南陽，太常卿張垍薦虢王巨有勇畧，上徵吳王祇還，以巨代之，引兵出藍田，賊解圍走。

五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嘉山，(亦曰嘉禾山，在今定州曲陽縣

東。大破之。復河北十餘郡。

子儀光弼既拔趙郡。光弼進圍博陵。不克。與子儀俱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躡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三日。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于沙河。在今定州南。卽古派水。源出山西。逕正定。定州。至祁州。與唐河合。唐河。古滱水也。祿山復使蔡希德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明。又使牛廷玠發范陽等郡兵助之。合五萬餘人。子儀至恒陽。今曲陽縣。隋曰恒陽。唐元和中更今名。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光弼子儀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戰于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獲千餘人。思明奔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于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

漁陽路再絕。前者顏杲卿起兵。漁陽路絕。杲卿敗而復通。今郭李破史思明。故再絕。賊往來者。多爲官軍所獲。賊衆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召高尚。嚴莊。詬之曰。汝教我反。以爲萬全。今守潼關數月不能進。北路已絕。諸軍四合。萬全何在。尚莊懼。數日不敢見。田乾眞說祿山曰。自古帝王。經營大業。皆有勝敗。豈能一舉而成。尚莊皆佐命元勳。一旦絕之。諸將誰不內懼。祿山卽置酒酣宴待之如初。遂議棄洛陽。走歸范陽。計未決。

六月。哥舒翰與賊戰于靈寶。大敗。賊遂入關。

是時天下以楊國忠召亂。莫不切齒。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于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募萬人屯灞上。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爲禦寇。實備翰也。翰聞之。亦恐爲國忠所圖。乃表請灞上軍隸潼關。召乾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

翰對思禮數言尚知大義何以潼關既淸遂靦顏偷息不復存善惡之心則臨敵之撫膺慟哭亦僅爲身謀而已

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陜洛。翰奏曰。
祿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必墮
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況賊
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
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
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潼關大軍。
惟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已。言于上。以
翰逗留恐失機會。上以為然。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
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崔乾祐之軍于靈寶西
原。乾祐先據險。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翰使王思
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
以兵三萬登河北阜。
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

鼓

散如列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卻官軍望而笑之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爲備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鎗槊不得用翰以氈車駕馬爲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氈車之前縱火焚之烟焰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敗後軍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翰獨與麾下百餘騎走入關乾祐遂進攻潼關克之蕃將火拔歸仁等執翰降賊送洛陽祿山謂翰曰汝常輕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聖人祿山以翰爲司空謂歸仁不忠斬之

帝出奔蜀

哥舒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及暮平安火唐制烽候相去三十里每日初夜放烟一炬謂之平安火不至上始懼召宰相謀之楊國忠

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乃御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元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廐馬九百餘匹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過左藏國忠請焚之上曰賊來無所得必更斂于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赤子是日百官猶入朝門既啓則宮人亂出中外大擾不知上所之四出逃匿上既過便橋楊國忠即使人焚橋上曰人各避賊求生奈何絶其路留高力士撲滅之至咸陽日向中上猶未食民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覩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

綱目書楊國忠及貴妃伏誅說者謂二人之罪宜誅書法所以正名定罪殊不知是時衆叛親離威柄不出元宗且元宗亦無誅之之意安得謂之伏法惟據事直書則罪名既著而元禮挾衆劫君之惡亦自彰杜甫一生忠懇獨於北征詩褒美元禮太過不可訓且彼時元宗顛沛流離楊氏又安能更爲人患哉若謂宜誅則當於祿山未叛楊氏方盛之時捨身固爭方可謂之忠臣元禮所爲正韓愈所謂又下石焉者在朋友尚不可而況君臣乎若元禮者直亂臣賊

次于馬嵬。在今西安府興平縣西。楊國忠爲禁軍所殺。貴妃楊氏賜死。

上至馬嵬驛。將士饑疲。皆憤怒。陳元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李輔國東宮宦者。以告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軍士呼曰。國忠與吐蕃謀反。國忠走。追殺之。屠割支體。以槍揭其首于驛門外。并殺韓國秦國夫人。上聞諠譁。出門慰勞。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元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入門。倚杖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祿韋諤見素之子前言曰。今衆怒難犯。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深

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深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于佛堂縊殺之輿尸置驛庭召元禮等入觀之元禮乃免胄釋甲頓首謝罪軍士皆呼萬歲于是始整部伍爲行計國忠妻子及虢國夫人走陳倉縣令薛景仙誅之陳倉漢縣唐至德中改寶雞今屬鳳翔府

發馬嵬留太子東討賊

上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爲御史中丞充置頓使父老遮道請留上命太子宣慰之父老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中原百姓誰爲之主須臾聚至

數千人、太子不可。涕泣跋馬欲西。建寧王倓（太子之子）與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殿下不如收西北邊之兵。召郭李于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何必區區溫凊。爲兒女之戀乎。廣平王俶（亦太子子。卽代宗。）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上。上曰。天也。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廄馬從太子。諭之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使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爲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且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

廄

帝至扶風。

上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陳元禮不能制。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匹至。上命陳之于庭。召將士諭之曰。朕衰耄。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跋涉至此。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褊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爲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上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

太子至平凉。

太子既留未知所適建寧王倓曰殿下昔嘗爲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啓倓畧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字章甫河東人）衣冠名族必無二心速往就之此上策也衆皆曰善通夜馳三百餘里至彭原（本寧州天寶初改郡今仍爲州屬慶陽府）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糗糧遂至平涼閱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

帝至河池（本鳳州天寶初改郡今漢中府鳳縣是）以崔圓同平章事

劒南節度使崔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悅卽以爲相

陳倉令薛景仙殺賊將克扶風而守之（是月改扶風爲鳳翔府）

已而賊兵來寇。景仙復擊卻之。時祿山遣其將。以勅書繒綵誘河隴將士。大震關使郭英乂斬之。大震關。卽隴關。在今鳳翔府隴州西。郭英乂字元武。知運之子。

賊將孫孝哲陷長安。

祿山不意上遽西幸。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殺妃主皇孫數十人。刳其心以祭安慶宗。捜捕百官宦者宮女每數百人。輒以兵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以晩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垍等皆降于賊。祿山以希烈垍爲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于是賊勢大熾。西脅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旣陷長安。賊將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賂爲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

帝至普安。今四川保寧府劍州。天寶初。改爲普安郡。以房琯同平章事

禹兒之命肅宗固再三辭遜矣茲靈武之自行卽位出於何典且靈武距劍南爲時不過兩月不聞馳一介奏告故范祖禹直斥爲乘危叛父持議嚴且正矣

上之發長安也羣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垍張均受恩最深且連戚里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琯宜爲相陛下不用又祿山嘗薦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琯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帥與偕來逗遛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卽日以琯爲相初陳希烈罷相上許以垍代之垍拜謝既而不用故垍懷怏怏

秋七月太子卽位于靈武是爲肅宗尊帝爲上皇天帝以裴冕同平章事

先是太子至平凉朔方留後杜鴻漸字之巽暹族子水陸運使魏少遊邢州鉅鹿人判官崔漪盧簡李涵宗室永安王孝基曾孫相與

良娣新產爲戰士縫衣猶婦人固寵取憐之態至欲居前禦寇竟自託於馮婕妤之當熊肅宗惑之乃言所惑不明甚矣此爲小忠小

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箋于太子且籍北方士馬甲兵穀帛軍資之數以獻之會河西司馬裴冕至平涼亦勸太子之朔方鴻漸自迎太子于平涼北境使少遊居後葺次舍庀資儲少遊盛治宮室幃帳皆倣禁中太子至悉命撤之至是冕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不許牋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即位于靈武尊帝爲上皇天帝大赦改元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于有司上特原之嘆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張良

倚以成其大不忠不信婦寺類能他日竊柄宮闈幾與武韋前轍皆此一念階之禍也

是時元宗未傳位太子豈得以太子即位靈武尊爲上皇而即書爲上皇哉故正書從至八月上皇使人齎冊寶如靈武後始如綱目書上皇然太子既已自行即位故書上而不書帝以別之而於元宗則仍書帝八月後元宗書上皇肅宗方書帝

娣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良娣每寢。常居上前。上曰。禦寇非婦人所能。良娣曰。倉猝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可從後逸去。至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對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李勉。字元鄭高祖子鄭王元懿曾孫。張良娣。鄧州人。家新豐。元宗母竇太后女弟之孫。

制以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諸王分總天下節制。

制以太子爲兵馬元帥。永王璘。盛王琦。豐王珙。分領諸道節度都使。琦。珙。皆不出閤。惟璘赴江陵。先是四方聞潼關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

李泌字長源。魏柱國弼六世孫。至靈武。

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元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爲布衣交。楊國忠惡之。奏徙蘄春。隋縣。明省。故城在今黃州府蘄州。後隱居潁陽。後魏縣。金省。故城在今河南府登封縣。上自馬嵬遣使召之。

謁見于靈武。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爲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上欲以泌爲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于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河西安西皆遣兵詣行在。

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與節度使梁宰謀。且緩師以觀變。綏德府折衝段秀實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視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慚。即白宰發兵。以秀實自副。詣行在。上又徵兵于安西。行軍司馬李栖筠字貞一。趙州人。發兵七千。勵以忠義而遣之。

帝至成都。

從官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

令狐潮圍雍邱張巡擊走之。

令狐潮攻雍邱。潮與張巡有舊。于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爲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帝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于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史不詳所系。于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

使諜問之乃大驚遥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

以顔眞卿爲工部尚書

初眞卿聞李光弼下井陘即斂軍還平原已而光弼郭子儀引兵西入子儀光弼聞潼關不守引兵入井陘留太守王俌守常山未幾俌欲降賊諸將殺之常山無主遂與趙郡俱陷眞卿始復區處河北軍事以蠟丸達表于靈武以眞卿爲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領使如故并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眞卿頒下諸郡又遣人頒于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于靈武徇國之心益堅矣

八月以郭子儀爲靈武長史李光弼爲北都留守並同平章事。

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其後上謂李泌曰今子儀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有以賞之柰何對曰古者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太宗欲復古制人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以官夫賞功以官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鄕使祿山有百里之國亦惜之以遺子孫而不反矣爲今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

以第五琦爲江淮租庸使。

賀蘭進明遣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今方用兵財賦爲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帝悅以爲租庸使已而琦至彭原見上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江漢而上至洋川令

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琦作榷鹽法。用以饒。　洋川本洋州。天寶初改郡。今漢中府洋縣是。漢中王瑀汝陽王璡之弟。

帝稱上皇遣使奉冊寶如靈武。

靈武使者至蜀。帝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制自今改制敕為誥。表疏稱太上皇。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命韋見素。房琯。崔渙。元暐子。上皇至蜀。拜同平章事。奉傳國寶及玉冊。詣靈武傳位。九月見素等至。奉上寶冊。上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為傳襲。羣臣固請。上不許。寘于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上素聞房琯名。虛心待之。琯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為改容。由是軍國事多謀于琯。琯亦以天下為已任。知無不為。諸將拱手避之。

安祿山取長安樂工犀象詣洛陽。

初。上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坐部六。堂上坐奏。立部八。堂下立奏。繼以鼓吹鐃歌鼓吹曲。胡樂。龜茲。疏勒。諸部樂。散樂。雜戲。兩畿赤縣所進。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河西節度使楊敬述所獻。凡十二曲。又教舞馬百匹。銜杯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祿山見而悅之。至是命搜捕送洛陽。宴其羣臣于凝碧池。在洛陽禁苑中。盛奏衆樂。梨園弟子往往歔欷泣下。賊皆露刃睨之。樂工雷海青不勝悲憤。擲樂器于池。西向慟哭。祿山怒。支解之。祿山聞嚮日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幷其私財盡掠之。民間騷然。益思唐室。自上馬嵬北行。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爲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至是西門之外。率爲敵壘。賊兵力所及者。南

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功也。　上津。隋縣。元省。故城在今鄖陽府鄖西縣

九月。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爲侍謀軍國元帥長史。

上欲以建寧王倓爲元帥。李泌以爲不可。倓英果有才略。軍中皆屬目。上欲以爲元帥。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泰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于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豈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　乃以廣平王俶爲元帥。諸將皆屬。倓聞之。謝泌曰。此固倓之心也。上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

不敢相臣語雖出至誠然非善處君臣之正道

疑。泌不得已受之。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爲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泌又言子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爲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從容奏聞。上許之。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刻。上悉使送府。泌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隔門通進。餘則待明。禁門鑰契。悉委俶與泌掌之。通進禁門側置輪盤。遇夜門閉。外有急切文書。納諸輪盤。旋轉而進。

遣使徵兵回紇。

上雖用朔方之衆。欲借兵于外夷。以張軍勢。以豳王守禮之子承寀爲燉煌王。與僕固懷恩使回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

兵大援。

帝如彭原

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于是庸調亦集。可以贍軍。上從之。彭原廨舍狹隘。上與張良娣博打子聲聞于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壅。上乃潛令刻乾樹雞為子。不欲有聲。先是冊寶至靈武。上皇賜良娣七寶鞍。泌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賞戰功。上遽從之。建寧王倓泣于廊下。上驚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既而上又謂泌曰。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天位。非私己也。至于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良娣由是惡泌及倓。倓謂泌曰。先生舉倓于上。得展臣子之効。無以報德。請為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為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姑置之。倓不從。昭成。元宗母竇太后諡。

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

初李林甫爲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謂分日當筆。及承上旨。）旬日而更。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

冬十月辛巳朔。日食旣。

以房琯爲招討節度使。與賊戰于陳濤（一作陶。）斜。（在咸陽縣東。其地斜出故名。）敗績。

琯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上命琯以爲嶺南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琯以爲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上怪問之。進明因言與琯有隙。且曰。晉用王衍爲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而房琯專爲迂闊大言。以立虛

車戰或宜於古而實不宜於今房琯用之取敗燎原隻輪不返自當纔以喪師之律泌何以復爲營救耶

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眞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爲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且琯在南朝佐上皇。使陛下與諸王分領諸道節制。仍置陛下于沙塞空虛之地。又多布私黨以副戎權。其意以爲上皇一子得天下。則己不失富貴。此豈忠臣所爲乎。上由是疏之。琯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琯又請自擇參佐以李揖爲司馬。劉秩字祚卿知幾子。爲參謀。悉以戎務委之。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當我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遇賊將安守忠于陳濤斜。琯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縱火焚之。人畜大亂。死傷四萬餘人。上大怒。李泌爲之營救。上乃宥之。待琯如初。

史思明攻陷河北諸郡。饒陽裨將張興束鹿人。死之。

思明攻河間景城。李奐李暐皆死。又使其將康沒野波

攻平原。顏真卿力不敵。棄郡走。于是清河博平諸郡皆陷。饒陽裨將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辨。賊攻饒陽彌年不能下。及諸郡皆陷。思明併力圍之。外救俱絕。城陷擒興。謂曰。將軍誠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羣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興兵指闕。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剪除凶逆。乃北面爲之臣乎。且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燕巢于幕。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轉禍爲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鋸殺之。罵不絕口。以至于死。

永王璘反。詔遣淮南節度使高適（字達夫。滄州渤海人）等討之。（綱目作上）

皇遣高適等考唐書通鑑及綱目分注本文遣適等者乃上皇肅宗。非元宗也。綱疑有誤劉友益乃謂肅宗而書上皇不以肅宗主之。此豈據事直書之義。今改正。

初上皇命諸子分總節制，諫議大夫高適諫以爲不可。上皇不聽。以璘領四道節度都使鎮江陵時江淮租賦山積于江陵。璘召募勇士數萬人日費巨萬。子瑒有勇力，好兵。薛瓔等爲之謀主，以爲天下大亂，惟南方完富。宜據金陵。保有江表。如東晉故事。上聞之，敕璘歸蜀。璘不從。上乃以高適爲淮南節度使，來瑱爲淮南西道節度使。與江東節度使韋陟，共圖璘。璘遂引舟師沿江東下。吳郡太守李希言，廣陵太守李成式，遣兵拒之，皆爲璘所破。江淮大震。高適與來瑱韋陟會于安陸。即安州注見前

結盟誓衆以討之。

回紇遣葛邏支將兵入援。

十二月。安祿山遣兵陷潁川。執太守薛愿。汾陰人。長史龐堅滍陽人。殺之。

祿山遣兵攻潁川。城中兵少無蓄積。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悉力拒守期年。救兵不至。至是城陷。執愿堅送洛陽。殺之。上問李泌。今敵彊如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耶。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眞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眞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于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

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

張巡移軍寧陵。前注見。與賊將楊朝宗戰。大破之。

令狐潮、李庭望攻雍邱。數月不下。築城于雍邱之北。以絕其糧援。賊常數萬人。而張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河南節度使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使。是月。魯、東平、濟陰陷于賊。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寧陵。斷巡後。巡遂拔雍邱。東守寧陵以待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朝宗亦至。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走之。斬首萬餘級。敕以巡為河南節度副使。巡以將士有功。遣使詣虢王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惟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移書責巨。巨竟不應。

于闐王勝將兵入援。

勝聞亂。使弟曜攝國事。自將兵五千入援。上嘉之。以爲殿中監。

唐

肅宗皇帝

丁酉至德二載。春正月。上皇以李麟懿祖之後。同平章事。命崔圓赴彭原。安慶緒殺祿山。

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不復睹物。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小不如意。輒加箠撻。時或殺之。閹宦李猪兒被撻尤多。左右人不自保。既而嬖妾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慶緒懼。嚴莊為之謀。夜持兵立帳外。使猪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祿山捫枕旁刀。不獲。曰。必家賊也。腸已流出數斗。遂死。莊宣言祿山疾亟。立慶緒為

孟子稱德慧術智存乎疢疾肅宗爲太子受困楊李疢疾已甚宜其操心慮患乃即位以後寵愛女婦甘蹈前事既不能保其子且不能安其父豈所謂下愚不移者乎

太子。襲僞號。然後發喪。慶緒性昏懦。言辭無序。莊不令見人。慶緒日縱酒爲樂。兄事莊以爲御史大夫事無大小。皆取決焉。

殺建寧王倓。

初。李輔國本飛龍內廄名。小兒。廄牧閹奴皆謂之小兒。粗閑書計。給事東宮。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而內狡險。上即位後。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寧王倓數于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因譖之曰。倓恨不得爲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遂賜倓死。先是。上謂李泌曰。廣平爲元帥踰年。今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爲太子何如。對曰。戎事交切。須即區處。至于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貳。上賞慰之。及建寧死。俶內懼。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爲。

史思明等寇太原。李光弼擊破之。

史思明等引兵十萬寇太原。李光弼拒之。月餘不下。思明乃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趨其南。有隙則乘之。光弼軍令整嚴。雖寇所不至。警邏亦不少懈。賊不得入。先是。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衆不滿萬人。諸將皆懼。光弼先帥士民。于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墼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光弼用以增壘。城壞輒補。至是。募軍中有小技。皆取之。人盡其用。得錢工三。善穿地道。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又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于數十步外。墼音吉。土塼也。光弼遣人詐爲約降。而穿地道周賊營中。搘之以木。至期。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

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光弼復出擊之。斬首七萬。希德遁去。

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張巡入睢陽。與許遠拒卻之。

安慶緒以子奇爲河南節度使。子奇以歸胡三省註。當作嬀。蓋嬀州也。檀州名。注見前。兵十三萬趣睢陽。許遠告急于張巡。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許遠兵合。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一日或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衆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爲公守。請公爲遠戰。自是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鬬籌畫。一出于巡。賊遂夜遁。

二月帝至鳳翔

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絶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衆並塞東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然春氣已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賊休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戰征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于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絶矣上曰朕切于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郭子儀平河東賊將崔乾祐敗走綱目是條載在正月考通鑑二月戊子上至鳳翔巳丑郭子儀平河東其事在帝至鳳翔後今依之改輯

初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扼賊要衝得河東則兩

京可圖時賊將崔乾祐守之子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爲內應至是子儀引兵趣河東司戶韓旻等翻城迎官軍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北兵拒官軍子儀擊之斬首四千級遂平河東

江南採訪使李成式討永王璘璘敗走死

成式與河北招討官李銑合兵討璘季廣琛召諸將謂曰吾屬從王至此天命未集人謀已隳不如及兵鋒未交早圖去就否則死于鋒鏑永爲逆臣矣諸將皆然之于是廣琛以麾下奔廣陵璘黨皆散璘憂懼不知所出成式將趙侃等濟江璘兵遂潰璘奔鄱陽江西採訪使皇甫侁遣兵擒殺之

三月。上皇遣中使祭始興文獻公張九齡。

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爲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漢縣今爲廣東韶州府治。祭之。厚恤其家。

尹子奇復寇睢陽。張巡擊走之。

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明日。賊又合兵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于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旣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

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魏州頓丘人。雷萬春史不詳里系。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子奇乃走。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剡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

夏四月，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與賊戰于清渠，在長安縣西。綱目誤作溝，今依唐書通鑑改。敗績。

先是，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軍武功，賊安守忠等攻之，兵馬使郭英乂戰不利，思禮退軍扶風，賊遊兵至太和關，在今鳳翔府東，去府五十里。鳳翔大駭。上以郭子儀為司空副元帥，子儀將兵赴鳳翔。賊將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等伏兵擊之，殺傷略盡。子儀與王思

琯之得罪皆其自取徒以與杜甫交藉其揄揚世遂有以琯爲冤者可謂阿其所好而失正道矣

禮進屯濡西。濡水之西也。濡水出南山。至長安入渭。安守忠李歸仁軍清渠相守七日。官軍不進。守忠僞遁。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驍騎九千爲長蛇陣。官軍擊之。首尾爲兩翼夾擊官軍大潰。子儀退保武功。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聽臨事注名。有至開府特進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爲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是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子儀既敗。詣闕請自貶。以爲左僕射。

房琯罷。以張鎬同平章事。

琯性高簡。時國家多難。而琯不以職事爲意。日與劉秩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蘭因是大招權利。御史劾之。罷爲太子少師。以鎬同平章事。上常使僧數百

人為道場于內。張鎬諫曰。帝王當修德以弭亂。未聞飯僧可致太平也。上然之。房琯既失職。頗怏怏。多稱疾不朝。而賓客常盈門。上惡之。貶邠州刺史。久之。召拜刑部尚書。道卒。

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幽州薊人。奔襄陽。

魯炅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相繼攻之。城中食盡。餓死者相枕藉。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克而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炅扼其衝要。南夏得全。

秋七月。以張鎬兼河南節度使。

鎬兼節度採訪等使。代賀蘭進明。

賊將蔡希德寇上黨。執節度使程千里。

賊屢攻上黨。常為節度使程千里所敗。蔡希德復引兵

圍之以輕騎至城下挑戰千里帥百騎開門突出欲擒之會救至退還橋壞墜塹中反爲希德所擒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也歸語諸將善爲守備寧失帥不可失城希德攻城竟不克送千里于洛陽囚之

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收復西京

上勞饗諸將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回紇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發鳳翔俶見葉護約爲兄弟葉護大喜謂俶爲兄至長安城西陳于香積寺在長安縣東神禾原上北灃水注見前之東李嗣業爲前軍郭子儀爲中

時賊以潰亂之餘乘勢悉銳而進安守忠等何難就縛廣平狃于小勝急圖休息其識乃出懷恩之下至調停回紇俘掠一節無識者以為美談不知以儲貳之貴屈體讓護馬前復成何體制況其時西京初復

軍。王思禮為後軍。賊將十萬陳于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于其陳。賊軍齊起。官軍卻。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孑遺矣。乃肉袒執刀大呼。奮擊殺數十人。陳乃稍定。于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墻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賊伏精騎于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盡殺之。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餘眾走入城。迨夜囂聲不止。僕固懷恩言于廣平王俶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三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日圖之。懷恩曰。戰尚神速。何明日也。俶固止之。遲明。諜至。守忠歸

萬衆具瞻卽是道辭喻以功成重賚是從前約而人民土地不得妄有殘擾葉護亦難置喙何至泣耶乞憐若此蓋其遇事畏怯中于錮疾者甚深觀其自此以後之設施是見怯懦無爲且并非刻意輕身爽博當世感泣而已也

仁與張通儒田乾眞等皆已遁矣大軍遂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于葉護馬前曰今始得京師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爲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曰當爲殿下徑往東京卽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于滻水之東軍民胡羌見俶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眞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俶整衆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俶留長安鎭撫三日引大軍東出

遣使請上皇還京師

捷書至鳳翔上卽日遣中使啖庭瑶奏上皇命左僕射裴冕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召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爲之奈何泌曰今請

衡山歸隱史但稱其去就之高未免膚見觀泌密陳造膝拳拳於父子骨肉間以啓沃格心爲己責是眞不愧大臣風度者雖漢之嚴光且弗逮遠甚況倣緒輩以下乎白衣山人之目殊不足盡之

更爲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師。就教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是夜。上就泌飲酒。同榻而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閒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慮。今方同樂。奈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于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臥。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朕而辦殺卿耶。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何敢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嚮日待臣如此。臣于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曰。建寧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寃。輙流涕嗚咽。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朕不

以孤城力障江淮何愧疾風勁草而淫辭助攻迄無定論惟歐陽修巡先死不爲遼巡後死不爲屈之語足以發明韓愈扶奬風教之意

欲聞之。泌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賢。賢内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亦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愼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于心。何必形于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張良娣忌而譖之。故泌言及之。

冬十月。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劉友益曰。巡遠之死。異時異地。此並書之。所以破千載之惑也。

先是子奇徵兵數萬。復攻睢陽。城中食盡。餽救不至。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饑病不能鬬。遂爲賊所圍。張巡修守具。賊爲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于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于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拄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巡以大木置鐵鏁大環。拔其鉤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賊又以土囊積柴爲磴

道。欲登城，巡潛以松明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人順風持火焚之。巡所爲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于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巡亦于其內作壕以拒之。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唐郡，今江南泗州是。皆擁兵不救。城中日慼。張巡使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于臨淮。臨淮兵不至。霽雲至臨淮，進明愛其勇壯，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彊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爲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爲泣下。霽雲去至寧陵，與城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且戰且行，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皆痛哭。賊圍益急。至是張巡許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吾衆饑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況密邇羣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先是將士人稟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爲食。至食

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城中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子奇問曰。聞君每戰眥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視之。抉視其齒。所餘纔三四。幷南霽雲雷萬春姚誾崇之孫。等。皆被殺。巡且死。顏色不亂。生致許遠于洛陽。尋死偃師。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二十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賊野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期應猝。在于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我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器械甲仗皆取之于敵。未嘗自修。推誠待人。無所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

遂 所

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先是。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且檄譙郡太守閭丘曉救之。曉不受命。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矣。鎬召曉杖殺之。

廣平王俶郭子儀等收復東京。

張通儒等收餘衆走保陝。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步騎猶十五萬。子儀等與賊遇于新店。（在陝州西）賊依山而陳。回紇自南山襲其背。于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郭子儀等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走。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慶緒帥其黨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而去。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縱兵大掠。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李泌歸衡山。

泌屢請還山。上不許。會成都使還。言上皇初得上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誥定行日。上召泌告之曰。皆卿力也。于是泌求歸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勅郡縣爲築室于山中。給三品料。

帝發鳳翔。遣韋見素奉迎上皇。

賊將嚴莊來降。以爲司農卿。

陳留人殺尹子奇。舉城降。

帝入西京。上皇發蜀郡。

上入西京。百姓出國門。奉迎。二十里不絕。舞躍呼萬歲。

有泣者。上入居大明宮。御史中丞崔器。安平人。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于含元殿前。頓首請罪。環之以兵。使百官臨視之。太廟為賊所焚。上素服向廟哭三日。是日。上皇發蜀郡。

安慶緒走保鄴郡。

慶緒走保鄴。步騎不過千餘人。旬日間。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又召募河北諸郡人。衆至六萬。軍聲復振。

以甄濟字孟成。定州無極人。家汲郡。為秘書郎。蘇源明字弱夫。武功人。知制誥。

初。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在衛輝府淇縣西南。亦曰蒼峪山。安祿山為採訪使。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

昇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刃。希德以實病白祿山。乃免。後慶緒又使强舁至洛陽。會官軍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廣平王俶遣詣京師。上命館之于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以濟為秘書郎。國子司業蘇源明亦稱病不受祿山官。上擢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制士庶受賊官祿者令三司條件奏聞。

宴回紇葉護于宣政殿。

葉護自東京還。上命百官迎之。與宴于宣政殿。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兵沙苑。自歸取馬。還為陛下掃除范陽餘孽。上賜而遣之。以葉護為忠義王。歲遺回紇絹二

萬匹使就朔方軍受之。

朝享于長樂殿。

上在彭原更以栗爲九廟主至是朝享于長樂殿。

十二月上皇還西京。

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于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于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索黃袍自爲上著之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于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乃受之上皇不肯居正殿上自扶登殿尚食進食嘗而薦之將發行宮上親爲上皇習馬而進之執鞚行數步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爲天子

崔器以執法致怨李峴以曲恕沽恩其是非爲有目者共曉唐史轉刻器于酷吏傳無識甚矣

五十年未爲貴今爲天子父乃貴耳。入御含元殿。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久之。即日出居興慶宮。上累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以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受之。

赦天下。

上御丹鳳樓赦天下惟與安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鉷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先是廣平王俶入東京百官受祿山父子官者陳希烈等三百餘人。皆素服悲泣請罪。俶以上旨釋之。尋勒赴西京。崔器令詣朝堂請罪。如前西京百官之儀。然後收繫大理京兆獄。至是命禮部尚書李峴。兵部侍郞呂諲。與器共按之。峴以侍御史李栖筠爲詳理判官。栖筠多務平恕。故人皆怨諲器。而峴獨得衆譽。

李峴。吳王恪孫。呂諲。河中河東人。

立廣平王俶爲楚王。

尋復徙爲成王。

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功臣進階賜爵有差。

追贈死節之士。

李憕。盧奕。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皆加追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三載。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爲之作傳。表上之曰。巡以寡擊衆。以弱制彊。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其功大矣。且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也。救不至而食盡。既盡而及人。豈其素志哉。設使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人以安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衆議由是始息。李翰贊皇人。

蠲來載租庸三分之一。復郡名官名。

以良娣張氏爲淑妃。劉友益曰。書此。志亂始也。

賊將史思明高秀巖各以所部來降。

史思明遣其將竇子昂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亦以所部降上大喜以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

初安慶緒之北走也。其大將李歸仁及精兵數萬人皆潰歸范陽。慶緒忌思明之彊。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往徵兵。因密圖之。判官耿仁智說思明曰。大夫所以盡力于安氏者。迫于凶威耳。今唐室中興。天子仁聖。大夫誠率所部歸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裨將烏承玼亦曰。慶緒葉上露耳。大夫奈何與之俱亡。思明以為然。承慶守忠以五千勁騎自隨至范陽。思明引入內廳樂飲。別遣人收其甲兵。諸郡兵皆給糧縱遣之。囚承慶等。奉表降。至是。上遣內侍李思敬與烏承恩往宣慰。使將所部兵討慶緒。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雖相州未下。河北率為唐有矣。烏承玼字德潤。張掖人。承恩承玼族兄。

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

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偽。准律皆應處死。李峴以為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

均垍以世臣甘心事賊于法不原[illegible]玄宗于此尙知力特威柄乃肅宗轉以潛邸私恩力爲陳請將何以征人心而勵臣節若陳希烈等在朝容悅臨難偷生卽使反正來降操三尺者亦不能爲之曲貸況以此等敗裂名義之人猶可姑留以冀自新之効耶肅宗聞流言而自悔眞所謂夢夢

戚或勳舊子孫今一概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尙多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于市次賜自盡次杖一百次三等流貶斬達奚珣等十八人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上欲免張均張垍死上皇不可上叩頭流涕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若不能活均垍死何面目見張說于九泉上皇曰垍爲汝長流嶺南均爲賊毁我家事決不可活上泣而從命頃之有自賊中來降者言羣臣在鄴者聞赦希烈等皆自悼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

司馬氏光曰陳希烈等或貴爲卿相或親連肺腑承平之日迎合取容禍亂既作偷生苟免至乃媚賊稱臣爲之陳力此乃犬馬之不如六等議刑斯亦可矣又何悔焉

置左右神武軍

置神武軍取元從子弟胡三省注謂從帝馬嵬北行及自靈武還京師者充其

尊號之加本屬末流文僞況父子至性又奚貴此虛名相報施孝慈之道均無當矣

制皆如四軍。左右羽林。左右龍武。總謂之北牙六軍。神武亦置左右。共爲六軍。又擇善騎射者十人爲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號曰英武軍。

戊戌乾元元年。是年二月改元。復以載爲年。春正月。上皇加帝尊號。帝復上上皇尊號。

二月。以李輔國兼太僕卿。輔國依附張淑妃勢傾朝野。

免天下今年租庸。以改元故有是詔。

三月。立淑妃張氏爲皇后。

夏五月。停採訪使。改黜陟使爲觀察使。胡三省曰。觀察使始此。

張鎬罷。

張鎬性簡澹。不事中要。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人面獸心。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衛。時上已寵納思明。會中使自范陽及白馬來。皆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上以鎬爲不切事機。罷爲荊州防禦使。

立成王俶爲皇太子。更名豫。

張后生興王佋。纔數歲。欲以爲嗣。上疑未決。從容謂知制誥李揆（揆字端卿。淮陽王道元之元孫。）曰。成王長且有功。朕欲立爲太子。卿意何如。揆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上意始決。

崔圓李麟罷以王璵〈方慶六世孫〉同平章事

上頗好鬼神太常少卿王璵專依鬼神以求媚每議禮儀多雜以巫祝俚俗上悅之遂以璵同平章事〈璵在開元時爲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有類巫覡習禮者羞之至是復以祠禱見寵乃奏置太乙壇上嘗不豫卜云山川爲祟璵請中使與女巫乘驛分禱所過煩擾黃州有巫盛年美色從無賴少年數十爲蠹尤甚刺史左震怒收執之籍其贓數十萬以狀聞請以其贓代貧民租遣中使還京上無以罪也〉

贈顏杲卿太子太保謚曰忠節

杲卿之死也以張通幽之譖〈杲卿初起常山與張通幽同謀通幽賊將通儒弟也會杲卿遣其子泉明獻俘京師通幽請偕行以救宗族杲卿許之至太原通幽欲自託于王承業教之更表毀短杲卿留泉明別遣使獻之杲卿尋死難〉竟無褒贈及是顏真卿爲御史大夫泣訴于上上爲之言于上皇杖殺通幽而贈杲卿〈泉[illegible]

既留太原。王承業遣還。使壯士翟喬賊之于路。喬不平告之故。乃免。比至常山。城已陷。爲史思明所虜。至是思明降。泉明乃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袁履謙尸。棺斂以歸。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泉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久乃得之。詣親故乞索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遇父時將吏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十餘家。均減資糧。一如親戚。眞卿悉加贍給。隨其所適而資送之。袁履謙妻疑履謙衣衾斂薄。發棺視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慙服。

初行新歷。

山人韓頴所造。

史思明反殺范陽副使烏承恩。

李光弼以史思明終當叛亂。而烏承恩爲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又勸上以承恩爲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上從之。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

又數衣婦人服詣諸將說誘之。思明聞而疑之。會承恩入京師。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俱。宣慰范陽。謀泄。思明執承恩。索其裝囊。得鐵券及光弼牒。思明乃集將佐吏民。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萬衆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殺承恩及其黨二百人。囚思敬。表言之。上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爲。殺之甚善。思明表求誅光弼。命耿仁智張不矜爲表云。陛下不爲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不矜以示思明。及將入函。仁智削去之。思明聞之。命執二人斬之。仁智事思明久。思明憐欲活之。仁智大呼。言曰。人生會有一死。得盡忠義。死之善者也。今從大夫反。不過延歲月。豈若速死之愈乎。思明怒。捶殺之。

秋。七月。初鑄大錢。

鑄當十大錢。文曰乾元重寶。從御史中丞第五琦之請也。明年。更鑄大錢。加以重輪。一當五十。與乾元錢。開元錢。三品並行。已而民爭盜鑄。貨輕物重。穀價騰踊。餓殍相望。言者皆歸咎于琦。乃貶琦忠州長史。忠州。唐置。今隸四川。上元元年。敕小錢一當十。其重輪者當三十。三品錢行浸久。屬歲荒。米斗至錢七千。人相食。京兆捕私鑄者。數月間。榜死至八百餘人。尙不能禁。故有是敕。至寶應元年。敕大小皆當一。民始安之。

册回紇英武可汗。以寧國公主歸之。

册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伽闕可汗。以上幼女寧國公主妻之。以漢中王瑀爲册禮使。右司郎中李巽字令叔。趙州贊皇人。副之。上送至咸陽。公主辭決曰。國家事重。死且

易言師貞丈人吉。列兵在軍無帥何以敵愾。肅宗即以郭李元勳難相統攝。何難使子儀光弼分道進取。乃專委宦者反居二八之上。輿尸失律。理固不爽。九節度相州之潰。又誰咎耶。

無限。上流遡而還。瑀等至回紇牙帳。可汗衣赭袍坐帳中。引瑀等立帳外。瑀不拜。可汗曰。我與天可汗兩國之君。君臣有禮。何得不拜。瑀對曰。天子以可汗有功。自以所生女妻可汗。恩禮至重。可汗奈何以子壻傲婦翁。坐榻上受冊命邪。可汗改容起受冊。明日立公主爲可敦。舉國皆喜。遣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後回紇以公主無子。聽歸京師。

郭子儀李光弼入朝。八月。以子儀爲中書令。光弼爲侍中。

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瀘川人。爲觀軍容使。

安慶緒之初至鄴也。猶據七郡、兵糧豐備。專以繕臺沼酣飲爲事。高尚張通儒等爭權不協。無復綱紀。蔡希德有才畧。好直言。通儒譖而殺之。諸將怨怒不爲用。上命朔方郭子儀及淮西魯炅。與平李奐滑濮許叔冀鎮西

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人靈昌七節度使討之。又命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冬。十月。郭子儀等拔衛州。遂圍鄴城。

子儀引兵濟河東至獲嘉。破安太淸。太淸走保衛州。慶緒悉舉鄴中之衆七萬救衛州。子儀使善射者三千人伏于壘垣之內。令曰。我退賊必逐我。汝乃登壘鼓譟而射之。既而與慶緒戰。僞退。賊逐之。至壘下。伏兵起射之。賊還走。子儀復引兵逐之。慶緒大敗。遂拔衛州。慶緒走。

自平盧輕授節使八柄下移朝廷制命皆中幾視若弁髦而懷玉之廢置擅專縱復擬爲巳有則尤其甚焉者也自是而江淮山南西川盧龍踵其惡轍竊奪相尋藩鎮之禍其所由來漸矣

子儀等追至鄴。慶緒入城固守。慶緒窘急遣薛嵩求救于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發范陽觀望未進會崔光遠拔魏州思明遂引兵大下光遠使將軍李處崟拒之連戰不利還趣城賊追至城下揚言曰處崟召我來何爲不出光遠信之斬處崟處崟驍將衆所恃也既死衆無鬭志光遠脫身走思明陷魏州所殺三萬餘人薛嵩訥之從子

以侯希逸營州人爲平盧節度副使。

平盧節度使王元志卒。初元志既酖殺劉正臣祿山以親將徐歸道爲節度使元志復與侯希逸襲殺之遣使上聞詔拜元志平盧節度使至是卒劉正臣事具前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因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爲裨將殺元志之子推侯希逸爲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己亥　二年春正月史思明自稱燕王。

史思明自稱大聖燕王。周摯爲行軍司馬。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鄴城拔。慶緒死。而彼無辭以用其衆矣。魚朝恩以爲不可。乃止。嘉山之敗。事具前。

二月壬子。月食既。胡三省曰。春秋之法。書日食。不書月食。此因張后專橫。故特書。

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豈足爲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干預政事。上頗不悅。而無如之何。

三月。九節度之兵潰于相州。

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壅漳水灌之。慶緒堅守以待思明。城中食盡。淘馬矢以食馬。而官軍無統御。進退無

所稟。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引兵趨鄴。選精騎日于城下抄掠。官軍出則散歸其營。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又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妄殺戮人。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思明乃大引軍。直抵城下。刻日決戰。官軍步騎六十萬。陳于安陽河北。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炅。先戰。殺傷相半。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子儀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惟有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駭散。留守崔圓等奔襄鄧。諸道兵潰歸。所過剽掠。惟李光弼。王思

禮整軍而歸。子儀至河陽。周摯引兵爭之不得。都虞候張用濟築南北兩城而守之。諸將各上表請罪。上皆不問。

史思明殺安慶緒。還范陽。

史思明知官軍潰去。還屯鄴南。不與慶緒相聞。慶緒窘蹙不知所爲。上表稱臣于思明。思明乃手疏諭慶緒。願爲兄弟之國。慶緒大悅。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陳兵待之。引入再拜。思明忽震怒曰。爾爲子殺父。天地所不容。吾爲太上皇討賊。豈受爾佞媚乎。命左右牽出。并高尚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勒兵入鄴城。收其士馬。留其子朝義守之。引兵還范陽。

苗晉卿王璵罷。以李峴李揆呂諲第五琦同平章事。

上于李峴恩意尤厚峴亦以經濟爲已任軍國大事多獨決之

以郭子儀爲東畿等道元帥

夏四月史思明僭號稱大燕皇帝

制停戶敕處分

初李輔國自上在靈武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四方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號一以委之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皆因輔國關白戶爲制敕付外施行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一時縱之莫敢違者李揆見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輔國行第五及李峴爲相于上前叩頭論制敕

押官爲劫法當捕殺鎣與伯陽之鞫自是正理至若虛希輔國指敢于骫法尤宜重治其罪乃匿之簾下以堂陛爲逋逃藪朝綱安在甚至咎執法之臣更加貶竄是直黑白不辨何足復言刑賞之正哉

應出中書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悟。制停口敕處分。諸務各歸有司。或有追攝。須經臺府。輔國由是忌峴。

以李抱玉爲鄭陳潁亳節度使。

抱玉安興貴之後也。興貴于武德初執李軌。事具前。爲李光弼裨將。屢有戰功。自陳恥與安祿山同姓。賜姓李氏。

五月。貶李峴爲蜀州刺史。

御史中丞崔伯陽等以鞫獄坐貶。鳳翔馬坊押官爲劫。天興尉謝夷甫捕殺之。其妻訟冤。李輔國素出飛龍廄。敕監察御史孫鎣鞫之。無冤。又使中丞崔伯陽等鞫之。與鎣同。又使侍御史毛若虛鞫之。若虛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欲劾奏之。若虛先自歸于上。上匿若虛簾下。伯陽尋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鞫獄不直。上怒。叱出之。貶嶺南尉。鎣流播州。押官。管押馬坊之官。天興。本雍縣。至德

初更名金改鳳翔今爲鳳翔府治毛若虛絳州太平人峴奏伯陽等無罪上以爲黨貶蜀州刺史謂散騎常侍韓擇木昌黎人曰李峴專權朕自覺用法太寬對曰李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寬之祇益聖德耳若虛尋除御史中丞威振朝廷人之以罪貶死

秋七月召郭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爲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

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于上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之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紿之曰我餞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以騎五百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

李郭雖並爲中興名將輸忠王室然朔方受代之際使子儀光弼易地而居恐光弼不能如子儀之略無芥蒂矣二人優劣當以此定之

弼之嚴。兵馬使張用濟屯河陽。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請子儀。命其士皆被甲上馬以待。朔方節度副使僕固懷恩曰。鄴城之潰。郭公先去。朝廷責帥。故罷其兵柄。今逐李公而彊請之。是反也。其可乎。康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諷君爲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百口。何負于君乎。用濟乃止。光弼以數千騎東出汜水。用濟單騎來謁。光弼責而斬之。命部將辛京杲代領其衆。　辛京杲。蘭州金城人。

賜僕固懷恩爵大寧郡王。

懷恩從郭子儀爲前鋒。勇冠三軍。前後戰功居多。故賞之。

冬十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河陽。大敗之。

史思明分軍四道濟河。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諸營。聞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

降之思明乘勢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至洛陽留守韋陟請退守潼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有虎牢崿嶺在登封縣東南即箕山也龍門即伊闕皆應置兵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牒河南尹帥吏民避賊而帥軍士詣河陽遂入三城有衆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光弼斬其將劉龍僊獲良馬千餘匹

思明使龍僊挑戰嫚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敢取彼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裨將白孝德請

光弼誘馬一事傳紀家泥古游牧之說嘖嘖以爲秘訣殊不知戰陣多用騸馬固數在取多亦不過間及牧馬從未有以牡馬參隊伍者雖有游牧誘將安施書生不諳軍旅並不察物情好異傳訛大率類然

挺身取之。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攬轡安閒。是以知之。龍僊易之。嫚罵如初。孝德瞋目大呼。運矛躍馬。斬之以歸。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于河渚浴之。循環不休。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縶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白孝德。安西人。

思明屯兵河清。唐縣。今爲鎮。在今懷慶府孟縣西南。光弼軍于野水渡以備之。賊將高庭暉李日越降。

光弼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喻。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光弼長于憑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必矣。遂請降。希顥與之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于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

思明復攻河陽。

光弼使李抱玉守南城。自將屯中潬。賊將周摯攻南城。不克。

抱玉出奇兵夾擊。殺傷甚衆。摯引卻。乃攻中潬。光弼令鎮西行營節度使荔非元禮。荔非。關西複姓。元禮。寧州人。拒戰羊馬城。胡三省曰。城外更築短垣。謂之羊馬城。賊大潰。時光弼城外置柵。柵外穿塹。賊塡塹八道。開柵為門。光弼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塡塹開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為吾塡塹。何為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奮擊。破之。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登城望曰。賊兵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為諸君破之。乃命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賊陣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又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貞論姓。自吐蕃來降。當之。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颭旗緩。任爾擇利。吾急颭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鞾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

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吾自刎。不令諸君獨死也。再戰。廷玉奔還。光弼驚。命取其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小卻。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颭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敗。思明及摯皆遁去。

庚子 上元元年春。正月。以李光弼爲太尉兼中書令。

賊將安太清走懷州。光弼再破之。復擊破史思明於河陽西渚。已而光弼拔懷州。擒太清。送之京師。

以郭子儀領邠寧鄜坊（坊州。唐置。今鄜州中部縣是。餘注俱見前。）節度使。

党項等羌吞噬邊鄙。將逼京畿。乃分邠寧爲鄜坊節度。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鄜州刺史杜冕領之。分道招討。而

以郭子儀領兩道節度。留京師。假其威名以鎭之。既而或上言天下未平。不可置子儀散地。乃命出鎭邠州。党項散去。

夏四月。以韋倫京兆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尋以來瑱代之。楚元

先是襄州將康楚元等作亂。商州刺史韋倫討平之。元楚等攻破荆州。衆至萬餘。倫發兵生擒楚元。得其所掠租庸二百萬緡。至是襄州將張維瑾曹玠殺節度使史翽。據州反。制以倫爲節度使。時李輔國用事。節度使皆出其門。倫既朝廷所除。又不謁輔國。尋改秦州防禦使。以來瑱鎭襄陽。瑱至。維瑾等降。

閏月。以王思禮爲司空。

武德以來。不爲宰相而拜三公。自此始。

追謚太公望爲武成王。

五月。以苗晉卿行侍中。

晉卿練達吏事。而謹身固位。時人比之胡廣。

以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爲戶部侍郎。充度支鑄錢鹽鐵等使。

晏善治財利。故用之。

興王佋卒。

佋。張后之子也。張后數欲危太子。太子以恭遜取容。會佋卒。后幼子定王侗幼。太子位遂定。

秋七月。李輔國遷太上皇于西內。（卽太極宮。隋大興宮也。故址在今西安府西北）

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卽居之。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時至大明宮。陳元禮高力士侍衛。上又命玉真公主（上皇之妹）如僊媛（上皇舊宮人）及梨園弟子。往娛侍之。上皇多

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于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李輔國言于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元禮。力士。謀不利于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勲臣。皆反仄不安。臣不敢不以聞。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小何。陛下當爲社稷大計。消亂于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有何不可。又令六軍將士。叩頭請之。上泣不應。會上不豫。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西內。上皇驚。幾墜馬。高力士曰。李輔國何得無

輔國請遷上皇肅宗初未之許輒矯上語行之此豈素服請罪所可了事肅宗不責以大義治以國法乃爲甘言以順其意是不但無以爲子亦不成其爲君尹起莘所謂苟生非苟論也

禮叱令下馬。力士因宣上皇語曰。諸將士各好在。將士皆納刃再拜呼萬歲。力士又叱輔國共執上皇馬鞚。侍衛如西內。侍衛兵纔尫老數十人。元禮。力士。皆不得留左右。輔國遂與六軍大將。素服見上請罪。上曰。卿等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顔眞卿首率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後周置。今屬四川順慶府長史。高力士流巫州。唐置。後改沅州。今湖南沅州府是。陳元禮勒致仕。更選後宮百餘人。以備灑掃。令萬安。咸宜。二公主皆上皇之女。視服膳。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悟。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不能決。

制郭子儀統諸道兵取范陽定河北。不果行。

制下旬日爲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冬十一月江淮都統劉展反

李銑劉展皆領淮西節度副使銑貪暴不法展剛彊自用節度使王仲昇奏誅銑又使監軍邢延恩入奏展罪請除之延恩因說上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峘峴之弟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上從之以展爲江淮都統密敕李峘及淮東節度使鄧景山曹州人圖之延恩以制書授展展疑之請先得印節延恩懼卽馳詣廣陵解峘印節授展展乃上表謝恩牒追江淮親舊置之心膂悉與宋州兵七千趣廣陵延恩奔還廣陵與李峘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峘反州縣莫知所

從峘引兵渡江屯京口。鄧景山將萬人屯徐城。（前注見。）展素有威名。江淮人望風畏之。使其將孫待封擊景山。景山衆潰。展遂入廣陵。展軍白沙。（洲名。在今揚州府儀徵縣南。唐于此置鎭。馮智舒釋爲鳳陽府之白沙山。謬甚。）設疑兵若將趣北固（山名。在今鎭江府丹徒縣北。）者。李峘悉兵拒守。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鎭名。在今江寧府句容縣北。）峘軍潰。奔宣城。（本宛陵縣。隋更名。今爲寧國府治。）展遂陷昇（今江寧府。唐乾元初曰昇州。）潤及蘇湖濠（隋置。今江南鳳陽府是。）楚等州。所向摧靡。橫行江淮間。時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冀州南宮人。）將兵三千屯任城。（前注見。）鄧景山奏乞敕神功救淮南。且遣人趣之。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爲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衆南下。展懼。選精兵渡淮擊神功。連戰皆敗。神功入廣陵。明年二月。

神功㒺其將分道擊展將軍賈隱林射展中目遂斬之餘黨皆平平盧軍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兵不至江淮至是民始罹荼毒矣

辛丑二年春二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邙山敗績河陽懷州皆陷

史思明據東京思明入洛陽畏光弼掎其後不敢入宮退屯白馬寺及河陽再敗遂入城或言其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魚朝恩以爲信然屢言之上敕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賊鋒尚銳未可輕進僕固懷恩附朝恩亦言東都可取懷恩勇而愎麾下皆蕃漢勁兵恃功多不法郭子儀寬厚曲容之每用兵倚以集事光弼一裁之以法懷恩不悅故附會朝恩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將

兵會朝恩等攻洛陽陣于邙山光弼命依險而陳懷恩陳于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進可退若陳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于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未定薄之官軍大敗走保聞喜河陽懷州皆沒于賊朝廷聞之大懼益兵屯陝光弼旣敗上表求自貶詔以爲開府儀同三司未幾復爲太尉統八道行營鎭臨淮

以李揆爲袁州長史以蕭華嵩之子同平章事

荊南節度使呂諲以善政聞李揆與諲不相悅恐其復入相陰使人求諲過失諲上疏自訟乃貶揆而相華

三月史朝義殺史思明

史思明猜忌好殺羣下人不自保朝義其長子也無寵

愛少子朝清使守范陽留欲殺朝義立朝清爲後既破李光弼欲乘勢西入關使朝義襲陝自將大軍繼之朝義數進兵皆敗思明詬怒欲斬之朝義憂懼部將駱悅蔡文景說之曰悅等與王死無日矣古有廢立請召曹將軍（思明大將爲宿衛史失其名）謀之王苟不許今歸李氏矣朝義召曹將軍告之遂以兵入執思明殺之朝義卽僞位使人至范陽殺朝清并不附己數十人諸部舊將皆思明故等夷召之多不至略相羈縻而已

秋七月癸未朔日食既大星皆見

八月加李輔國兵部尚書

輔國求爲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爲其如朝望

未乎。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使薦己。冕曰吾臂可斷宰
相不可得。上大悅。輔國銜之。

九月置道場于三殿。即麟德殿。在大明宮中。殿有三面。故謂之三殿。

上以天成地平節。帝生于九月三日。遂以爲天成地平節。于三殿置道場
以宮人爲佛菩薩。北門武士爲金剛神王。召大臣膜拜
圍繞。

制去尊號及年號。以建子月爲歲首

制除五品以上官令舉一人自代

江淮大饑。

建子月受朝賀如正旦儀。

以元載字公輔。鳳翔岐山人。爲度支鹽鐵轉運等使。

度支郎中元載。敏悟善奏對。上愛其才。委以江淮漕運數月。會劉晏貶。司農卿嚴莊怨晏告晏道禁中語矜功怨上晏遂與莊俱坐貶。載遂代晏掌財利。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庸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為縣令督之。不問負之有無。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聚山澤為羣盜。州縣不能制。

上朝太上皇于西內。

先是。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至是始往朝。

壬寅寶應元年。春建辰月。賜郭子儀爵汾陽王。知諸道行營。

時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諸將請以兵馬使辛雲京京。杲從兄。為節度使。景山有裨將。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死。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罪。乃許之。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殺景山。上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遣使慰諭以安之。諸將請以兵馬使辛雲京為節度使。從之。既而絳州行營隨方征討。不居本鎮。謂之行營。兵乏食。突將王元振激怒士卒。殺其都統李國貞。國貞。淮安王神通元孫。本名若幽。上以為河中節度使朔方諸道行營都統。鎮絳州。因賜名。絳州素無儲蓄。糧賜不充。國貞屢以狀聞。朝廷未報。軍中咨怨。又以國貞治軍嚴。思郭子儀之寬。王元振因矯命于衆曰。來日修都統宅。具畚鍤待命。士卒皆怒曰。朔方健兒豈修宅夫耶。元振帥之。執國貞。置卒食于前曰。食此而役其力。可乎。國貞曰。修宅則無之。軍食則屢奏未報。諸君所知也。衆欲退。元振曰。今日都統不死。則我輩死矣。遂殺之。鎮西北庭行營兵屯翼城。隋縣。今屬平陽府。亦殺其節度使荔非元禮。

推裨將白孝德爲帥。于是諸軍剽掠不已。朝廷憂其合從連賊。非新進諸將所能鎮服。乃以郭子儀爲汾陽王。知諸道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發京師粟帛數萬以給絳軍。時上不豫。羣臣莫得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于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上召入卧內。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至軍。王元振自以爲功。子儀曰。吾爲宰相。豈受一卒之私耶。收元振及其黨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按誅殺鄧景山者數十人。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蕭華罷。以元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

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蕭華。言華專權。請罷之。而相

綱目書李輔國殺皇后張氏殊不思張氏有可殺之罪輔國非殺張氏之人汪克寬引北魏高肇弑后于氏例折之較劉友益尹起

載。上不許。固請不已。上乃從之。

建巳月。楚州得寶玉十三枚。

楚州言。尼眞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羣臣表賀。

太上皇崩。年七十八。

上自仲春寢疾。聞上皇登遐。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時高力士遇赦。自巫州還。在道。聞上皇崩。號慟嘔血而卒。

復以建寅爲正月。

帝崩。李輔國弒皇后張氏。

初。張后與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晩更有隙。內射生使程元振。京兆三原人。黨于輔國。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

葦諸説特爲書見故改書以昭義例

久典禁兵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不告而誅。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太子出。后召越王係。帝次子。選宦官授甲。以誅輔國。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以兵送太子于飛龍廐。勒兵收係。遷后于別殿。時上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宦官宮人驚散。明日。上崩。輔國等弑后并係。

太子即位。是爲代宗。

輔國引太子。素服與宰相相見。遂即位。輔國恃功益橫。明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內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號爲尚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亦晏然處之。

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

李光弼使田神功擊史朝義大破之。

史朝義自圍宋州數月。城中食盡。果毅劉昌字公明開封人。曰。倉中猶有麴數千斤。請屑食之。不過二十日。李太尉必救我。李光弼至臨淮。諸將以朝義兵尚强。請南保揚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為安危。我復退縮。朝廷何望。徑趣徐州。使兗鄆唐置鄆州今曹州府鄆城縣是節度使田神功進擊朝義大破之。光弼在徐州。惟軍旅之事自決之。衆務悉委判官張傪。傪吏事精敏。區處如流。諸將事之如事光弼。由是軍中肅然。東夏以寧。先是田神功見官屬皆平受其拜。及見光弼與傪抗禮。乃大驚。徧拜官屬曰。神功出于行伍。不知禮儀。諸君亦胡為不言。成神功之過乎。

六月。進李輔國爵博陸王。劉友益曰。宦者封王唯此。

程元振謀奪李輔國權，密言于上，請稍加裁制。解輔國行軍司馬及兵部尚書，出居外第。于是道路相賀。輔國始懼，上表遜位。詔罷中書令而進其爵。

以劉晏為度支轉運鹽鐵等使。

秋七月，郭子儀入朝。

時程元振用事，忌子儀功高任重，數譖之。子儀不自安，奏請解副元帥節度使，遂留京師。

以程元振為驃騎大將軍。

九月，以來瑱同平章事。

初，瑱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肅宗召赴京師，瑱樂在襄漢，諷將士上表留己，復得還鎮，尋有詔徙瑱淮西。行軍司馬裴茙

謀奪瑱位。密表瑱倔彊難制。請以兵襲取之。肅宗以爲然。徙瑱淮西河南節度使。外示寵任。實欲圖之。密敕茙爲防禦使。會肅宗崩。上卽位。復留瑱山南東道。瑱聞徙淮西大懼。又誣將吏請留。上欲姑息。許之。裴茙先得密敕。卽帥麾下趣襄陽。瑱以兵迎之。且曰。吾已蒙恩復留鎭此。因取敕告示之。茙驚惑。瑱縱兵擊之。擒送京師。賜死。至是瑱入朝。遂拜兵部尚書。同平章事。

貶裴冕爲施州注見前刺史。

左僕射裴冕爲山陵使。議事與程元振相違。遂坐貶。

回紇舉兵入援。冬十月。以雍王适帝長子。卽德宗。爲天下兵馬元帥。討史朝義。大敗之。取東京及河陽。賊將薛嵩、張忠志本范陽內屬奚。後賜名李寶臣。字爲輔。以州降。

上遣中使劉清潭使于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

時回紇毗伽闕可汗死。子登里可汗立。已爲史朝義所誘云唐室繼有大喪。中原無主。可汗信之。清潭至謂曰。先帝雖棄天下。今皇帝卽廣平王與葉護共收兩京者也。回訖乃起兵。至三城見州縣邱墟。有輕唐之志。乃困辱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京師大駭。初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登里可汗。至是上令懷恩往見之。懷恩爲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賊。制以雍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會諸道節度及回紇于陝州。進討史朝義。上欲以郭子儀爲适副。程元振魚朝恩等沮之而止。加僕固懷恩同平章事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适

适至陝州。回紇屯于河北。适與僚屬往見之。可汗責适不拜舞。兵馬使藥子昂對以禮不當然。回紇將車鼻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爲兄弟。可汗于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安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拜舞乎。且兩宮在殯。不應拜舞。力爭久之。車鼻遂引子昂等。各鞭一百

遣适歸營。行軍司馬韋少華等遂死。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爲前鋒。郭英乂魚朝恩爲殿。李抱玉自河陽入。李光弼自陳留入。會于洛陽。陳于橫水。地名。胡三省注。金人疆域圖孟津有橫水店。懷恩遣驍騎及回紇。並南山出賊柵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之。官軍擊之不動。鎮西節度使馬璘扶風人。曰。事急矣。遂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衆中。賊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賊衆大敗。斬首六萬級。捕擄二萬。朝義將輕騎數百東走。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懷恩留回紇營河陽。使其子瑒帥步騎萬餘逐朝義。至鄭州。再戰皆捷。汴州降。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死者萬計。朝義自濮州北渡河。懷恩及瑒復再敗之于是

輔國專權稔惡罪不容誅自當肆諸市朝以謝天下張后雖牝晨逆著尚未若武韋之禍及宗祏輔國敢行弒逆尤當繩以亂賊之律代宗轉以為功不加顯戮是但知報復私讎而不

朝義鄴郡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洺邢四州降于李抱玉。恒陽節度使張忠志。以恒趙深定易（即今易州。武德中置。）五州降于辛雲京。抱玉等入其營。嵩等皆受代。居無何。僕固懷恩皆令復位。由是抱玉雲京各表懷恩有貳心。朝廷宜密為備。懷恩亦上疏自理。上慰勉之。張忠志之來降也。（裨將王武俊謂曰。吾今以寡當衆。以曲遇直。戰則必離。守則必潰。公其圖之。忠志乃降。詔名其軍曰成德。即拜節度使。賜姓名曰李寶臣。寶臣擢武俊為先鋒兵馬使。王武俊字元英。本契丹怒皆部。入居薊。）

盜殺李輔國。

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權。心甚不平。及即位。以輔國有殺張后功。不欲顯誅之。夜遣盜入其室。竊輔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仍贈太傅。

顧大義無論賴從是非之不可爲訓卽以春秋不討賊之例責之代宗其能自解乎

以僕固懷恩爲河北副元帥。

郭子儀以懷恩有平河朔功。請以副元帥讓之。

代宗皇帝

癸卯 廣德元年。春。正月。以劉晏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流來瑱于播州。殺之。

初。來瑱在襄陽。程元振有所請託。不從。及爲相。元振譖瑱言涉不順。與賊合謀。坐削官爵。流播州。賜死。由是藩鎮皆切齒于元振。

賊將田承嗣以莫州本鄭縣。唐置州。改莫。宋省。故城在今河間府任邱縣。降李懷僊柳城胡人。殺史朝義。傳首京師。

史朝義走莫州。諸軍圍之。朝義屢戰皆敗。田承嗣說朝

義令往幽州發兵朝義從之承嗣即以城降時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僊已請降朝義至不得入獨與胡騎數百東奔欲入奚契丹懷僊兵追及之朝義窮蹙縊于林中懷僊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

以薛嵩田承嗣李懷僊爲河北諸鎮節度使尹起莘曰此志唐失河北之始

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爲相衛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爲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僊仍故地爲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于馬首乞行間自効懷恩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爲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

河北之失其原起于用降將爲節度范祖禹歸咎僕固懷恩其說近是而未盡也蓋唐自元宗昏縱召亂于前肅代姑息養奸于後內而宦官外而方鎮已成太阿倒持之勢向常論此以爲未有失其本而能治其末者其本存乎人君之一心心不正則不明何以官人何以命將

事因而授之。承嗣舉管內戶口壯者皆籍以兵。惟使老弱耕稼。數年。有兵衆十萬。奏請名其軍曰。天雄。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

范氏祖禹曰。唐失河北。實自此始。由任僕固懷恩爲制將也。使李郭爲將。肯如是乎。

回紇歸國。

回紇部衆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之。無所忌憚。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縣隋令屬平陽府。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無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燧說抱玉曰。燧與回紇言。頗得其情。僕固懷恩恃功驕蹇。其子瑒好勇而輕。今內樹四帥。外交回紇。必有窺河東澤潞之志。宜深備之。抱玉然之。

以梁崇義（長安人）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劉友益曰留後始此）

初梁崇義從來瑱鎮襄陽累遷右兵馬使有勇力能卷鐵舒鉤沈毅寡言得衆心瑱死自鄧州引戍兵歸衆推爲帥上不能討因以爲留後崇義奏收葬瑱

三月辛酉葬泰陵（元宗陵在同州府蒲城縣東北金粟山）

史臣贊曰元宗初立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至太平何其盛也及後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爲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于竄身失國而不悔始終之異至于如此可不愼哉

庚午葬喬陵（肅宗陵唐書作建在西安府醴泉縣東北武将山）

賀善贊曰肅宗趣取大物而子道悖制于張后而夫道奪脇于輔國而君道失殺齊王倓而父道虧倘微郭李唐之克復未可知矣

夏四月李光弼遣將擒台州賊袁晁浙東平

初台州賊袁晁。攻陷浙東諸州。民疲于賦斂者。多歸之。聚衆近二十萬。光弼使部將張伯儀魏州人將兵討平之。

分河北諸州節度。

以幽莫嬀檀平薊為幽州管。恒定趙深易為成德軍管。相貝邢洺為相州管。魏博德為魏州管。滄棣冀瀛為青淄管。懷衛河陽為澤潞管。

敕議舉孝廉。

禮部侍郎楊綰字公權華陰人上疏。畧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成俗。公卿以此待士。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僥倖。又令舉人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置孝廉科。令縣令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于州。刺史考

試升之于省任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其道舉謂學老莊者亦非理國所資望與明經進士並停上命諸司通議給事中李栖筠左丞賈至曾之子京兆尹嚴武字季鷹挺之之子並是綰議仍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敕禮部具條目以聞綰奏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于祭酒祭酒試通者升之于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試或以爲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後綰又奏孝弟力田無實狀及童子科皆僥倖悉罷之

秋七月羣臣上尊號

九月遣使徵僕固懷恩入朝不至

懷恩自收京以後疆場之寄乃居多恃功驕蹇已非一日狼子野心固不能保其克全臣節然彼時未遽有跋扈之形徒以雲京懷疑激怒實爲過舉追嫌釁已成抗不赴徵則逆跡顯然矣代宗竟視爲固然不能聲罪致討威令不行視何以馭下乎

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于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恐其合謀襲軍府閉城自守亦不犒師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中使駱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之。使言懷恩反狀已露懷恩亦奏請誅雲京奉仙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諭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爲人構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書曰。臣罪有六。昔同羅叛亂。臣爲先帝掃清河曲。一也。男玢陷賊亡歸臣斬之以令衆士。二也。二女遠嫁爲國和親。三也。身與男瑒爲國効命。四也。河北新附撫安反側。五也。說諭回紇使赴急難。六也。臣既負六罪誠合萬誅思得一奉天顏又以來瑱之事深畏中官讒口。虛受陛下誅夷。臣奏奉仙非不摭實陛下竟無處置寵任彌深竊聞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與驃騎議之。曾不委宰相可否。或留數月不遣遠近無不疑沮儻不納愚懇且務因循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能

安國咄悉下圖之回紇鐵勒沙陀部落叛反同羅上
叛寇朔方郭子儀遣康恩討下之驃騎調發元帥
遣裴遵慶字少良聞喜人詣懷恩諭令入朝懷恩抱遵慶
足號泣訴冤然以懼死爲詞竟不奉詔

冬十月吐蕃入寇上如陝州吐蕃入長安關內副元帥郭
子儀擊之吐蕃遁去

吐蕃入寇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法但見前等州唐自武德以來
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開元中置朔方隴右
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爲戍
卒繒帛爲軍資開屯田供糗糧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
邏萬里相望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
之行營留兵單弱數年之間漸爲蠶食自鳳翔以西邠
州以北相繼淪沒至是吐蕃入大震關盡取河西隴右
之地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十月寇涇州刺史高
暉降之爲之鄉導既過邠州上始聞之至奉天唐縣故城在今

陝西乾州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為關內元帥郭子儀副之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閒廢日久部曲離散及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党項氐羌二十餘萬眾渡渭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遏之竟不召見吐蕃渡便橋上倉猝不知所為出幸陝州官吏六軍逃散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邠王守禮之孫為帝縱兵焚掠長安中蕭然一空苗晉卿病臥家賊人脅之晉卿閉口不言寇不敢殺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在咸寧縣南漢書揚雄傳武帝開上林至昆吾御宿鄠北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大軍逃潰多在商州速往收之延昌從入商州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得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

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上恐吐蕃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曰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兵出藍田虜亦不敢東向上許之鄜坊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白孝德引兵赴難孝德即日大舉南趨京畿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子儀使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又令寶應軍使張知節將兵繼之全緒至韓公堆（在西安府藍田縣橫嶺北）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吐蕃懼百姓又紿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至矣吐蕃惶駭悉衆遁去高暉東走潼關守將李日越擒殺之詔以子儀爲西京留守白孝德與邠寧節度使張蘊琦將兵屯畿縣子儀召之入城京

畿遂安。吐蕃還圍鳳翔。鎮西節度使馬璘將精騎千餘人赴難。轉鬬至城下。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出戰。單騎奮擊。俘斬千計。明日吐蕃復至。璘開懸門以待之。吐蕃叱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是冬。吐蕃陷松維保三州。于是劍南西山諸州皆陷。

松維保三州。皆唐置。松州今四川松潘衛。是維保二州故城。俱在今茂州保縣西。山即大雪山。亦名蓬婆山。在今松潘衛疊溪營西。諸州謂松茂雅嶲等都督府所隸諸羌羈縻州。

十一月。削程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于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嫉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莫有至者。中外切齒莫敢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為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武士無一人力戰。此將帥叛

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在庭無一人犯顏冋慮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塡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必欲存宗廟安社稷獨斬程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猶以元振有保護功削官爵放歸田里元振歸三原聞上還宮衣婦人服私入長安復規任用京兆擒之以聞敕流溱州上念其功復命江陵安置溱州唐置地在今貴州思南府界

十二月上還長安

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眞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

載不從。眞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耶。載由是銜之。

上至長安。郭子儀帥百官諸軍奉迎。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于此。廣武王承宏逃匿草野。上赦不誅。放之華州。

以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

苗晉卿裴遵慶罷。以李峴同平章事。

遵慶既去。元載權益盛。以貨納內侍董秀。上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上以是愈愛之。

甲辰二年。春正月。詔刑部尚書顏眞卿宣慰朔方行營。

上之在陝也。眞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不許。至是命眞卿宣慰朔方行營。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還宮。彼

僕固懷恩之反雖駱奉僊辛雲京激成然皆出代宗不從顏眞卿李抱眞之言用郭子儀爲鎭撫以致披猖若此及乎懷恩拒命逆子伏誅乃云信不及人勲臣顛越益形乞憐可笑耳

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召之庸肯至乎。且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僊李抱玉魚朝恩四人耳。陛下不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抱玉從弟抱眞（字太元）爲汾州別駕。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京師。召見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父兄。陛下誠以子儀鎭朔方。彼皆不召而來矣。上然之。（已而眞卿竟不果行。）

立雍王适爲皇太子。

僕固懷恩反。寇太原。以郭子儀爲河中節度等使。

懷恩使其子瑒寇太原。不克。（懷恩謀取太原。辛雲京覺之。乘城設備。瑒攻之。大敗）而還。遂圍楡次。（漢縣。今屬太原府）上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爲朕撫河東。

汾上之師。必不爲變。乃以子儀爲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

僕固瑒爲其下所殺。懷恩走靈州。綱目作雲州。今依唐書通鑑改。

僕固瑒圍榆次。旬餘不拔。十將官名也、焦暉白玉攻殺之。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衆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渡河北走靈州。子儀傳瑒首詣闕。羣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深用爲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

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子儀如汾州懷恩之衆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

劉晏李峴罷以王縉字夏卿太原祁人杜鴻漸同平章事晏坐與程元振交通元振獲罪峴有力焉由是爲宦官所疾故與晏皆罷

三月以劉晏爲河南江淮轉運使

自喪亂以來汴水堙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迂險勞費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米斗千錢百姓挼奴禾反以手摩也穗以給禁軍宮厨無兼時之積晏乃疏浚汴水遺元載書具陳漕運利害令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推晏爲首後來者

光弼以名將擁兵自雄不共朝命豈獨聞召即至遠愧子儀竿之名義既乖羣下亦不為之用以是飲恨長終則雖當時習聞跋扈

皆遵其法度云。

夏。五月，初行五紀歷。

六月，罷河中節度及耀德軍。乾元初。置于河中。

郭子儀以安史昔據洛陽，故諸道置節度使以制其要衝，今大盜已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請罷之，仍自河中為始。從之。

秋。七月，稅青苗錢。給百官俸。苗一畝。稅錢十五。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則征之。號青苗錢

臨淮王李光弼卒。諡曰武穆。

上之幸陝也，李光弼竟遷延不至。吐蕃退。除光弼東都留守。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光弼母存河中上恐遂成

悟不知怪而天理民彝有
無一日或絕于人心也

嫌隙。數遣使存問。已復迎至長安。厚加
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

光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光弼愧恨成疾而卒。

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詔郭子儀出鎮奉天。

懷恩至靈武。收合散亡。其衆復振。上厚撫其家。下詔曰。懷恩勳勞著于帝室。疑隙之端。起自羣小。君臣之義。情實如初。但當詣闕。更勿有疑。懷恩竟不從。遂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入寇。京師震駭。會郭子儀自河中入朝。詔子儀出鎮奉天。召問方畧。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

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無能爲也。已而懷恩進逼奉天。子儀出兵。懷恩退。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諸將請戰。子儀曰。寇深入。利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必以吾爲怯而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旣而夜出。陳于乾陵之南。寇始以子儀爲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不戰而退。至邠州。攻之不克。遂遁。先是。子儀使其子晞將兵救邠州。晞縱士卒爲暴。節度使白孝德患之而不敢言。段秀實自請補都虞候。晞軍士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盡取其首注槊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秀實曰。無傷也。請往解之。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恣卒爲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敢譁者死。秀實因留宿軍中。旦俱至孝德所謝。

九月。關中蟲蝗。霖雨。

冬十二月。加郭子儀尚書令。不受。

子儀以太宗爲此官近皇太子亦爲之不敢當遂不受。

還鎮河中。

戸部奏是歲戸口之數。

戸二百九十餘萬口。一千六百九十餘萬。

乙巳永泰元年春正月以李抱眞爲澤潞節度副使。

抱眞以山東有變上黨爲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二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步兵爲諸道最。

三月命文武之臣十三人于集賢殿待制。

命僕射裴冕郭英乂等十三人于集賢殿待制。左拾遺獨孤及

上疏曰。陛下召晃等。以備詢問。此盛德也。然恐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有容下之名。而無聽諫之實。則臣之所恥也。今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于杼軸。擁兵者第館亘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詰。民不敢訴。有司不敢以聞。茹毒飲痛。窮而無告。陛下不思所以救之。臣實懼焉。今天下惟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之兵。足以當之矣。東南淮海。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爲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兵。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自可阨要害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其餘。以糧儲扉屨之資。充疲人貢賦。歲可減國租之半。陛下豈可遲疑于改作。使率土之患。日甚一日乎。上不能用。獨孤及字至之。洛陽人。

吐蕃遣使請和。

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等與之盟。上問郭子儀。子儀對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則國不可守矣。乃遣兵戍奉天。

旱。

斗米千錢。

夏四月。以裴諝字士明。寬之子。爲左司郎中。

河東租庸使裴諝入奏事。上問榷酤之利。歲入幾何。諝不對。復問。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怨愁。臣以爲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

劍南節度使嚴武卒。

武三鎭。劍南厚賦斂。窮奢侈。專殺戮。母數戒之。武不從。及死。母曰。吾今始免爲官婢矣。然吐蕃畏之。不敢犯其境。

五月。畿內麥稔。尹起莘曰。上書旱。此書麥稔。饑荒之急。幸有是耳。然稔止畿內。四方萬里。未知若何也。

自春不雨。至四月乃雨。及是麥稔。京兆尹第五琦。請稅百姓田。十畝收其一。曰。此古什一之法也。上從之。已而京兆用琦稅法。民多流亡。久乃罷之。

平盧將李懷玉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懷玉爲留後。賜名正己。

先是。侯希逸自平盧拔其軍。浮海入青州據之。朝廷即以爲平盧淄青節度使。自是淄青常以平盧冠使。希逸好遊畋。營塔寺。兵馬使李懷玉得衆心。希逸忌之。因事解其軍職。至是。希逸宿于城外。軍士閉門。奉懷玉爲帥。希逸奔滑州。

高座講經且以人爲菩薩鬼神與戲劇何異既而梁[illegible]前能退復進講直蹈梁[illegible]寶儀代宗之不亡幸爾

召還京師以鄭王邈（帝之子）爲節度使懷王知留後賜名正巳。時成德李寶臣魏博田承嗣相衛薛嵩盧龍李懷僊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梁崇義及正巳皆結爲婚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

秋九月置百高座講仁王經

內出仁王經二寶輿以人爲菩薩鬼神之狀導以音樂鹵簿百官迎從至資聖西明寺講之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大舉入寇懷恩道死召郭子儀屯涇陽冬十月回紇受盟而還吐蕃夜遁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刺（盧達反吐谷渾別種）數十萬衆俱入寇令吐蕃趨奉天党項趨同州吐谷渾奴刺趨盩厔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郭

子儀奏寇皆騎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請使鳳翔滑濮邠寧鎮西河南淮西諸節度各出兵以阨其衝要上從之懷恩中塗遇暴疾死大將范志誠領其衆（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爲國大患上猶爲之隱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吐蕃十萬至奉天始列營朔方兵馬使渾瑊帥驍騎二百衝之吐蕃披靡瑊挾其一將躍馬而還上氣大振夜復引兵襲之殺千餘人京師聞寇至奉天始罷百高座講召郭子儀使屯涇陽上自將六軍屯苑中下制親征（百官入朝魚朝恩從禁軍操白刃宣言曰吐蕃攻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捍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社非反而何朝恩驚沮事遂寢）會大雨旬日寇不能進大掠而去所過焚廬舍蹂禾稼殆盡十月復講經吐蕃退

子儀忠誠素著威望久孚是以輕出而不自疑回紇亦誠服而不敢害使非其人而強以效顰爲之則當試僥倖如後來吐蕃劫盟

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合兵圍涇陽。子儀嚴備不戰。時二寇聞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衞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耳。郭晞扣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寇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于前陳。子儀免冑釋甲投鎗而進，

渾瑊幾致不免厥鑑又豈遠哉

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于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于汝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為汝之計孰便于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

願勿殺之。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酹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陣前。家族滅絶。盃至藥葛羅。亦酹地曰。如令公誓。于是諸酋長大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回紇遣其酋長入見天子。藥葛羅帥衆追吐蕃。殺獲萬計。詔罷親征。京城解嚴。初。肅宗以陝西節度使郭英乂領神策軍。使魚朝恩監之。英乂入爲僕射。朝恩專將之。及上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得與北軍齒。至是。從上屯苑中。其勢寖盛。分爲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

閏月以路嗣恭字懿範京兆三原人為朔方節度使。

子儀以靈武初復百姓彫弊戎落未安請以嗣恭鎮之。

嗣恭披荆棘立軍府威令大行。

郭子儀還河中。

子儀在河中以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

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漢州注見前刺史崔旰安平人徙衞州殺西川節度使郭英乂。

初嚴武在蜀奏崔旰為漢州刺史旰將兵擊吐蕃連拔其數城攘地數百里。

武作七寶轝迎旰入成都以寵之武卒行軍司馬杜濟等共請郭英乂為節度使旰與所部亦請大將王崇俊會朝廷已除英乂英乂至即誣殺崇俊遣使召旰旰辭不至英乂怒自

崔旰擅殺制帥擾亂蜀中罪在不赦鴻漸奉詔鎮撫首當勦滅禍患以次授轄

乃貪其重賂轉以節制相推讓其惡與叛臣等代宗竟爾曲從其請專事調停唐之紀綱至此掃地矣

將兵攻之敗還旰聞英乂裁損士卒稟賜下皆怨怒又毀元宗鑄金眞容初元宗離蜀以所居行宮爲道觀仍鑄金爲眞容英乂愛其竹樹茂美奏爲軍營因徙去眞容自居之旰因宣言英乂反發兵襲之英乂奔簡州隋置今屬成都府爲普州注見前刺史韓澄所殺于是邛州注見前牙將柏茂琳瀘州梁置今隸西川牙將楊子琳劒州注見前牙將李昌夔各舉兵討旰蜀中大亂明年詔以杜鴻漸爲劒南東西川副元帥旰卑辭重賂以迎之鴻漸貪其利見旰無一言責其干犯反薦之于朝請以節制讓旰上不得已以旰爲成都尹西川節度行軍司馬鴻漸又表柏茂琳楊子琳李昌夔各爲本州刺史以和解之又明年鴻漸還朝以旰爲西川節度使鴻漸薦旰才堪寄任上亦務姑息乃留鴻漸復知政事以旰爲節度使旰厚歛以賂權貴元載擢其

兄弟皆至大官久之旰入朝會楊子琳襲成都詔旰還鎮賜名寧先是寧弟寬爲留後數與子琳戰不利寧妾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帥以擊子琳破走之

丙午

大歷元年春正月敕復補國子學生

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室堂頹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蕭昕上言學校不可遂廢故有是詔

以戶部尚書劉晏侍郎第五琦分理天下財賦

二月釋奠于國子監

釋奠于國子監命宰相帥常參官魚朝恩帥六軍諸將往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爲諸生謂朝恩之子弟朝恩既貴顯乃學講經爲文僅能執筆辨章句遽自謂才兼文武莫敢與之抗

貶顏眞卿爲峽州別駕。注見前。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然後奏聞。顏眞卿上疏論之。疏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李林甫爲相。深疾言者。蒙蔽喑嗚。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于今日。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敢盡言。況令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于今日也。昔林甫雖擅權。猶托他事陷中言者。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載以爲誹謗。貶之。

以馬璘兼邠寧節度使。

璘以段秀實爲都虞候。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爭之。璘或甚怒。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爲。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攝衣起。秀實徐步而出。良久。璘置酒召秀實

謝之。自是事皆咨秀實而後行。聲稱甚美。

秋八月。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

命魚朝恩判國子監。中書舍人常衮京兆人。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命宰相百官送上。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折足。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冬十月。上生日。諸道節度使上壽。

上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珍玩爲壽。共直緡錢二十四萬。常衮言。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人。斂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却之。上不聽。

以陳少遊博平人。爲宣歙今寧國徽州二府是。觀察使

少遊爲吏彊敏而好賄善結權貴以是得進除桂管（元和志桂管領州十二治桂州桂州今廣西桂林府是）觀察使惡其道遠多瘴癘宦官董秀掌樞密少遊請歲獻五萬緡又納賄于元載子仲武內外引薦遂改宣歙

丁未 二年春二月郭子儀入朝

上禮重子儀嘗謂之大臣而不名（子儀之子曖尚昇平公主嘗與主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爲天子邪我父薄天子而不爲公主恚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使彼欲爲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囚曖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之不癡不聾不爲家翁兒女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數十後盜發子儀父冢人以爲魚朝恩使之子儀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冢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

母子。非奴才而何。

魚朝恩作章敬寺。

魚朝恩以賜莊爲章敬寺。以資太后帝母吳氏冥福。窮壯極麗。奏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衛州進士高郢上書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爲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爲。且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今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大猷。臣竊爲陛下惜之。不報。始上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皆好佛。縉尤甚。上嘗問曰。佛言報應。果有之邪。載等對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爲害。所以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死。二寇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常于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爲國公。出入禁闥。勢移權貴。良田美利。多歸僧寺。載等侍上。多談佛事。由是臣民承化。皆廢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

戊申三年春正月帝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

二月乙巳朔日食

夏四月徵李泌于衡山

泌既至復賜金紫為之作書院于蓬萊殿側上時過之除拜方鎮給舍以上軍國大事皆與之議欲以泌為相泌固辭

追謚齊王倓為承天皇帝倓于是春追贈齊王

上與李泌語及齊王倓欲厚加褒贈泌請用岐薛故事贈太子上泣曰吾弟首建靈武之議成中興之業岐薛豈有此功乎竭誠忠孝乃為讒人所害嚮使尚存朕必以為太弟今當崇以帝號成吾夙志乃追謚倓曰承天

皇帝。

六月。幽州將朱希彩。殺其節度使李懷僊。詔以希彩知留後。

幽州兵馬使朱希彩。經畧副使朱泚。幽州昌平人。及弟滔。共殺節度使李懷僊。希彩自稱留後。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遣將討希彩。不克。朝廷不得已。宥之。以王縉領盧龍節度使。希彩知留後。縉至幽州。希彩盛兵以逆之。縉晏然而行。希彩迎謁甚恭。縉度終不可制。勞軍而還。

秋七月。遣右散騎常侍蕭昕使回紇。

回紇可敦死。以昕爲弔祭使。回紇庭詰昕曰。我于唐有大功。唐奈何失信。市我馬。不時歸其直。昕曰。回紇之功。

唐已報之矣僕固懷恩之叛回紇助之與吐蕃連兵入寇逼我郊畿及懷恩死吐蕃走然後回紇懼而請和我唐不忘前功加惠而縱之不然匹馬不歸矣乃回紇負約豈唐失信邪回紇愳厚禮之

內出盂蘭盆釋經佛作盂蘭盆會于七月望日具百味五果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梵語盂蘭猶華言救倒懸盆器也華梵共舉賜章敬寺

內出盂蘭盆賜章敬寺設七廟神座書尊號于旛上百官迎謁于光順門自是歲以爲常

八月吐蕃寇靈武九月鳳翔都將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屠吐蕃定秦堡胡三省注吐蕃志吞秦土築堡于洮州以定秦爲名吐蕃遁還

吐蕃寇靈武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其將李晟將兵五

千擊之晟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則太多乃將千人兼行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積聚而還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

冬十二月以馬璘爲涇原（原州唐置今平涼府固原州是）節度使

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馬璘以四鎭兵屯邠寧力不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鎭河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璘鎭涇州而使子儀以朔方兵鎭邠州曰若以邊土荒殘軍費不給則以內地租稅金帛助之諸將皆以爲然乃徙璘爲涇原節度使（璘先往城涇州）

以都虞候段秀實知邠州留後初四鎭北庭兵久羈旅數遷徙[illegible]弊怨誹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

發。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作亂。中夕。火果發。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徙者族。流言者刑。遂徙于涇。



